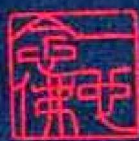


德育課本

初集
第三冊



淨空敬書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禮

清靜自五道人題

藏板

●乾德忠字詩

忠直輕生死 丹心不受汗
骸埋坏土碧 血灑御衣朱
柱石安君國 山河壯帝都
千秋光日月 補袞仰良謨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忠節標千古 懷瑜弗染汗
援袍能殺白 折檻特旌朱
房病憂君國 韓書上帝都
補天兼捧日 輔弼仰宏謨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衛主羅飛箭 君衣勿浣汗
心丹袍著綠 血碧綬拖朱
誰上千秋鑑 猶懷萬里都
受恩圖厚報 盡瘁抱嘉謨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宋明忠節烈 不受檜蒿汗
青史軍題岳 丹忱檻折朱
老謀權六出 英勇墮三都
袞闕隨時補 嘉言進爾謨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三疊韻
孤忠知報國 姦佞詎能汗
補袞心誠赤 沾袍血染朱
奇勳光簡冊 烈氣壯京都
事主原無二 寅恭拜聖謨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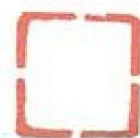
忠節根天性 臨危不合汗
淚痕流袖赤 血跡染衣朱
寇盜猶猖獗 身家肯麗都
直言甘獲罪 朝夕進嘉謨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日月精誠貫 光明不納汗
匡君欽李白 爲我鄙楊朱
鐵面除新法 冰心復舊都
王臣占寒蹇 報國建訐謨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忠藎忘私意 丹誠弗染汗
心清冰比白 背涅字皆朱
柱石搖難動 金湯美且都
鞠躬惟盡瘁 千古仰奇謨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丹心扶正統 豈懼炭泥汗
不喜愚爲直 偏羞紫奪朱
清班朝帝闕 羣小絕皇都
揮得乾坤轉 功勳著典謨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忠在心爲主 云何得染汗
據鞍羣敬馬 折檻此旌朱
掘鼠當強敵 看羊返故都
勿欺兼勿二 卽此是良謨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忠悃扶人國 忘私豈納汗
惠民隄建白 罵賊効攻朱
世纓更新主 心惟懷故都
西臺徒抱痛 無路獻良謨
●江蘇鹽城姜晉六疊韻
忠經十八則 無地著貪汗
允執精惟一 深嚴紫奪朱
求仁文信國 陳道董江都
大計關興廢 閭閻舉遠謨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忠勇全臣節 心無半點汗
諫君稱李絳 爲我鄙楊朱
柱石思良佐 坵墟痛故都
敬終由慎始 匡拂仰英謨
●江蘇淮安何白民十二疊韻
忠由移孝作 大節豈容汗
治獄儲存丙 巡城守固朱
委身忘性命 報國愧俞都
史冊芳名播 千秋頌遠謨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忠藎泣窮途 君臣大道汗
只明心迹白 那管血痕朱
盡已勤王事 鋤強尹國都
爲人謀日省 竭力建淵謨

八德須知初集卷五

二十四禮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周魯伯禽
觀於橋梓
入門而趨
登堂而跪



康叔周公之弟。後封於衛。笞音癡。捶擊也。橋木名。俗作喬。趨疾行也。嘉善也。吐哺言吐出食物。急於見賢也。沐濯髮也。語音屢。知也。熟聞也。

伯禽趨跪

周伯禽隨康叔三見周公。三被笞。以問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橋木。北山之陰有梓木。盍往觀。伯禽見橋高而仰。梓卑而俯。還告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明日。伯禽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嘉其得君子之教。周公制禮。實開禮教之源。且嘗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禮天下之賢士。其子伯禽未諳禮節。宜其三見而三笞之也。商子以橋梓明父子之道。俾盡乎禮。誠不愧為君子矣。

百話解釋圓朝初年間時候。有箇周公的兒子。名叫伯禽。跟了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見周公三次。就被他的父親痛打了三次。伯禽就去問商子。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商子道。南山的陽面有一種樹。叫做橋木。北山的陰面有一種樹。叫做梓木。你何不去看一看呢。伯禽聽了商子的話。就去看了。只見橋木生得很高。樹是仰着的。梓木長得很低。可是俯着的。就回來告訴商子。商子就對伯禽說道。橋木仰起。就是做父親的道理。梓木俯着。就是做兒子的道理。到了第二天。伯禽去見周公。一進門就很快的走上前去。一登堂就跪下去。周公稱許他受了君子的教訓。

宋桓未立
深明大體
遇水恤民
言懼名禮



宋桓罪己

宋國名。子
姓公。周
武王封微
子於宋。在
今河南商
邱縣。
魯國名。周
公旦之封
邑。即今山
東舊兗州
至邳泗皆
其地。餘參
看卷一第
六則。
弔哀慰也。
古者列國
有凶則弔。
為凶禮之
一。

周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公子御說承父命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罪歸諸己。則和氣致祥。人心歡洽。罪歸諸人。則戾氣相感。民怨沸騰。公子御說以天災引咎自責。臧孫達謂其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厥後果稱賢君。可見人君之宜履禮愛人也。

御說莊公之公子桓公名說音悅。孤公侯之謙稱。辱謙不敢當之辭。禹湯夏商開國之聖主。勃粹也。桀紂夏商末世之暴君。洽音狹。和也。合也。沸騰如水之受熱而涌沸也。履踐也。

百話解釋。周朝時候。宋國裏受了重大的水災。魯國裏的莊公就差了人去弔問。宋國莊公的公子名叫御說的。受了他父親的命。對魯國差來的人說道。因為了孤的不敬。所以上天降下了災禍。又使得貴國的君侯憂慮。這是我們覺得很抱歉的。就此拜受了貴國君侯的賜問了。魯國的大夫官臧文仲知道了這一番話。就說道。宋國將要興起了。從前夏朝的禹王。圖朝湯王。每每歸罪自己。所以他們的興起來。是很快的。亡國的君主。像夏朝的桀。殷朝的紂。件件歸罪別人。所以他們的亡國。也是很容易的。並且諸侯列國裏面。有了凶災的事情。就自己稱孤。這是最合於禮的。言語既然恐懼。稱呼又很合禮。這樣說來。宋國的興起。是無疑的了。

鉏魔 刺盾 奉命 而來 不賊 恭敬 竟自 觸槐



晉國名姬姓侯爵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傳子燮父徙居晉即今山西太原縣鉏麇音除倪不君失君道也數諫詳前賊殺害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也觸撞擊也翳桑餓夫

鉏麇觸槐

周晉鉏麇勇而知禮。靈公不君。趙宣子數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遂觸槐而死。

鉏麇一力士耳。其於趙盾。無恩怨之可言。非若靈輒之翳桑受惠也。況將君命以往乎。乃見盾之不忘恭敬。遂不忍賊民之主。觸槐以死。其重禮為何如乎。而盾之獲免。全在禮。人可斯須去禮乎。

靈輒受宣
子饋食之
惠。

八德須知初集 禮 鉏麇觸槐

百話解釋周朝時候晉國裏有一箇人。名叫鉏麇。生平既然勇敢。又是很懂得禮體。晉國的靈公卻是一箇無道的昏君。他的臣子姓趙。名叫盾的。後來的諡法就叫趙宣子。勸諫了好幾次。晉靈公很討厭他。就差了鉏麇去行刺。可是鉏麇去行刺的時候很早。趙宣子的寢室門。卻是已經開了。端端正正穿好了朝服。預備上朝去。因為時候還早。趙宣子正坐着小睡。鉏麇見了這樣情形。就退了出來。歎着口氣說。一箇人平居時候。不忘了恭敬。這就是人民的主人翁了。去刺死人民的主人翁。這就是不忠。拋棄了君上的命令。這就不信。不忠不信。那裏能夠在世上做人呢。就自己向槐樹上撞死了。

至聖孔子老聃是師事君盡禮溫恭威儀



孔子盡禮

俎豆設祭時所列之禮器。老聃謂老子攝兼也。代也。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攝行相事。太廟魯周公之廟。每事問言不敢自是也。膳音凡。祭肉之熟者。事見孟子及史記孔

周魯孔子幼嬉戲陳俎豆。設禮容。適周。問禮於老聃。仕魯。攝行相事。事君盡禮。入太廟。每事問。從而祭。膳肉不至。遂行。過宋。與弟子習禮樹下。燕居申申。天天。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孔子為三代完人。所盡不僅禮也。惟禮教以周孔為尊。周公制禮。孔子定禮。而禮教得以大明。以天縱之聖。猶問禮於老聃。且入太廟。每事必問。子貢欲去告朔餼羊。猶曰我愛其禮。故為萬世之師也。

子世家。
燕居閒暇
無事之時。
申申夭夭。
和舒之貌。
朱註云申
申其容舒
也。夭夭其
色愉也。
屬嚴肅也。
割不正謂
割肉不方
正也。
天縱言天
所縱不為
限量也。
禮人君月
朔告廟用
羊以祭饌
音款。生牲
也。

白話解釋周朝時候魯國裏有箇大聖人就是人人最尊敬的孔夫子了。孔夫子在幼年遊戲的時候就陳設了禮器裝了行禮的儀容。可見他生性是喜歡講禮的。到了周朝就在老子那兒問禮。後來在魯國裏做司寇官。代理着相國的職務。他的服事君王非常的盡了禮節。走進周公的廟裏。每一種事情都要向人家問着。有一次跟了魯國的君主行祭禮。可是燒熟的祭肉。沒有分給孔夫子。孔夫子因為他們無禮。沒等到脫下禮帽來。就離開了魯國。走到別地方去。路過宋國地方。和一班弟子們在樹底下習練禮節。孔夫子在平常沒有事的時候。他的容貌很舒暢。神色很愉快。外面雖然溫和。可是仍舊帶着嚴肅。外面雖然威嚴。可是不流於剛猛。外面雖然恭謹。可是心裏仍是很安泰的。他遇着放得不正當的坐位。就不肯坐下。割得不方正的肉。他就不肯喫。可見得聖人對於小小的事情。也是不肯苟且的。

石奮父子
敬謹持躬
忠孝慈悌
萬石家風



大中大夫。當時之官。稱二千石。漢時內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路馬。君之馬也。式車。前橫木。古男子立而乘車。有所敬。則俯而憑之。所以表示敬禮也。肉袒。去上衣。

石奮恭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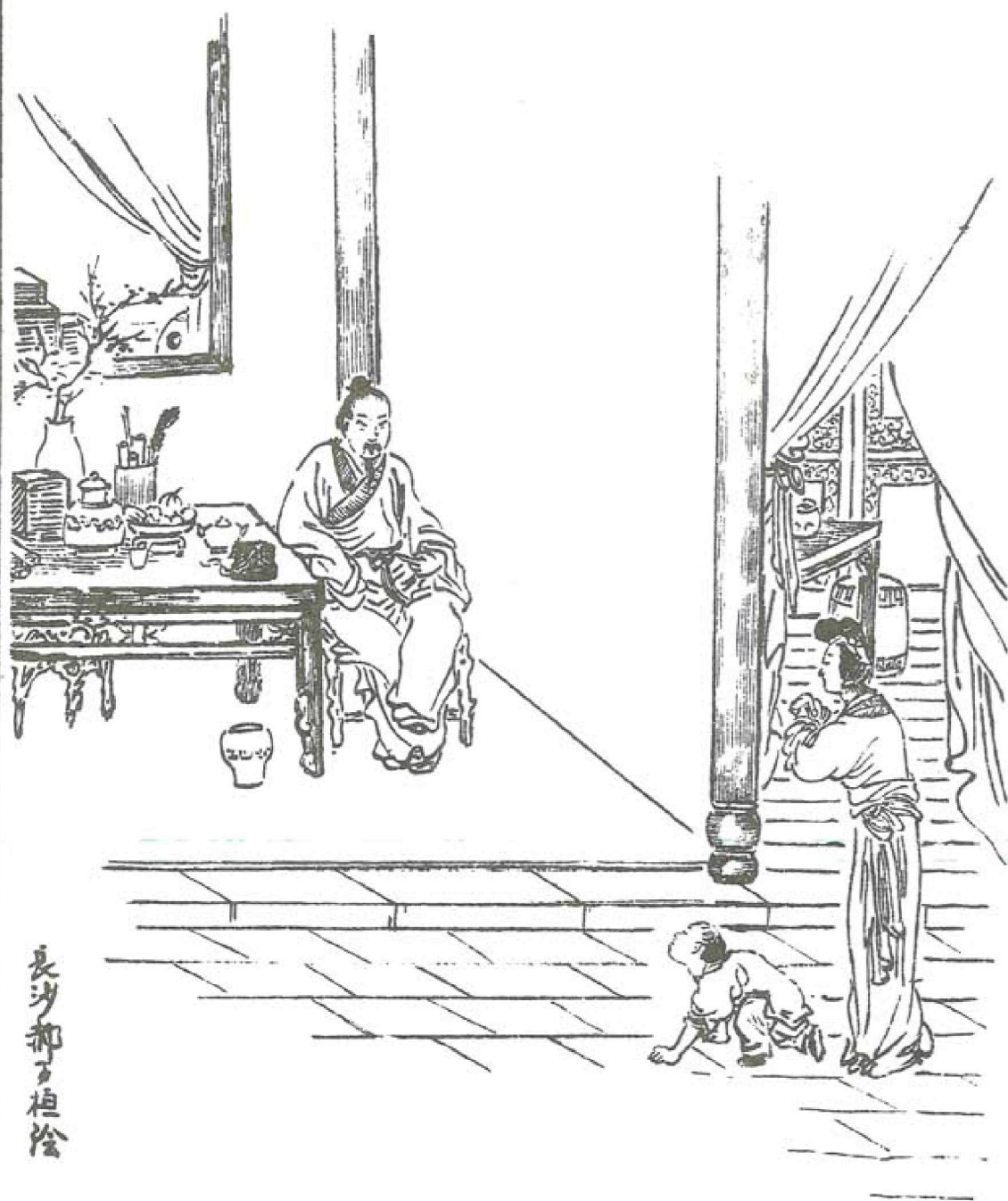
漢大中大夫石奮。無文字。極恭謹。四子皆以謹。官至二千石。因號萬石君。歸老於家。過宮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子孫為吏。來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許止。淨謂石家父子。以敬謹持躬。故事。君則忠。事父則孝。教子則慈。治民則化。文王以小心翼翼而興周。武侯以一生謹慎而治蜀。至晉則競尚曠達。裸身相對。子呼父名。蔑視禮法。遂召五胡之亂矣。

衣露肢體。意謂歸罪就刑戮所以表其服順也。競音榮。爭也。保音裸。赤體也。五胡匈奴。羯鮮卑。氏羌五種之人。

八德須知初集 禮 石奮恭謹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大中大夫。名叫石奮。他雖然沒有什麼文學。可是做人很恭敬謹慎。他有四箇兒子。箇箇都因為謹慎。所以都做了喫俸祿二千石的官。因為了這箇緣故。所以人家把石奮稱做萬石君。萬石君在朝廷裏告了老。回到了家裏住着。但是偶然經過皇帝的宮門。必定跳下了車子。快樂的走着。看見了皇帝所用的馬。一定俯了頭。表示着敬禮。他的子孫有做了官來見他的。萬石君必定穿了朝服。纔見他們。也不再去叫他們的名字。子孫偶然有了過失。萬石君就便坐着。對了桌子不肯喫飯。等到兒子們大家互相責備。脫去了上身的衣服。謝着罪。改過了。纔答應他們。

仇覽
宴居
以禮
自整
不責
妻孥
免冠
內省



長沙都下桓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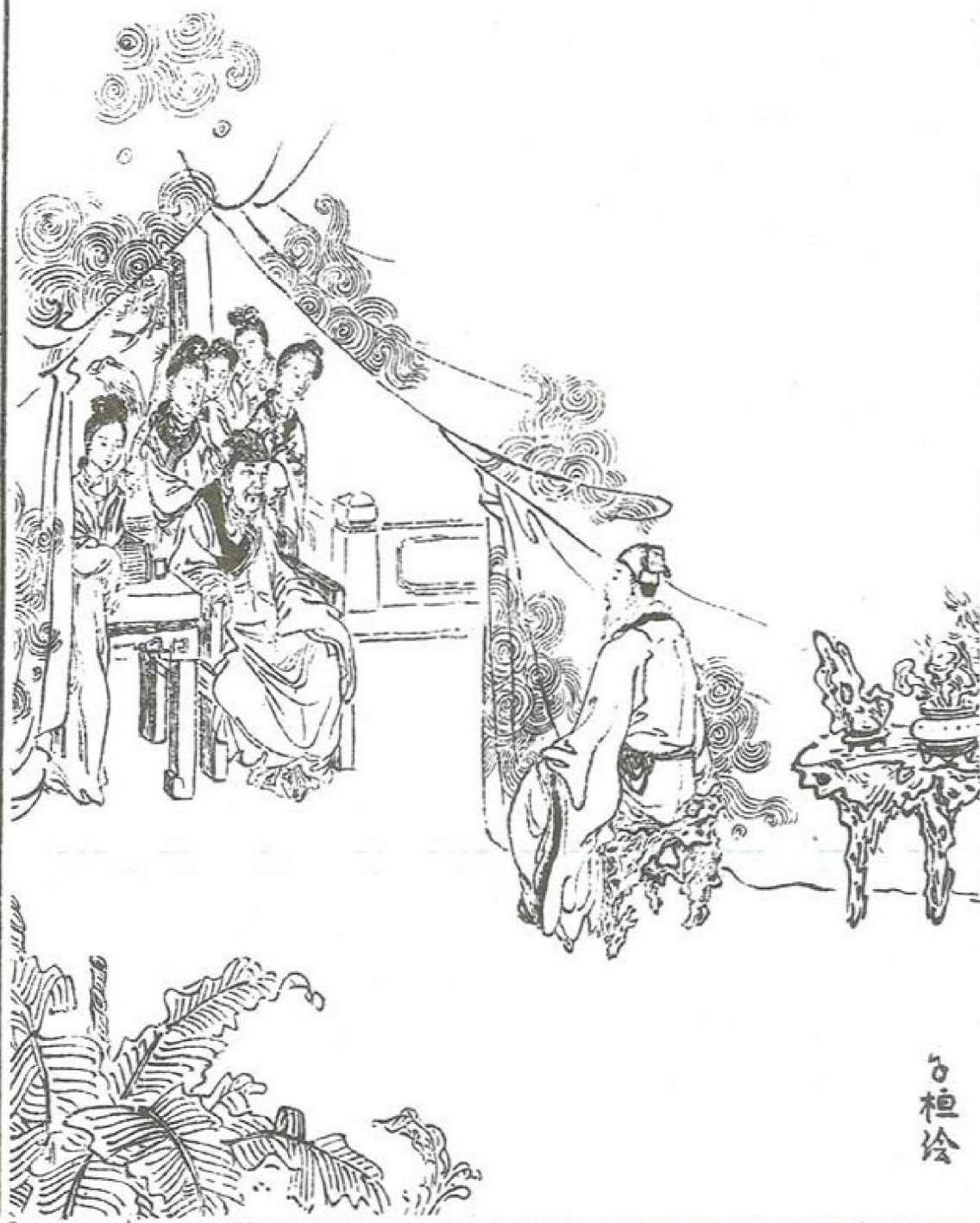
仇覽自整

蒲亭在河南考城縣境。剽音票。剽輕。輕佻也。恣放縱也。役使服役也。科罰。依所犯之輕重引科罰之也。宴與燕同。宴居。閒居也。免冠。免去其冠。謝罪之禮也。

漢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畢。乃令子弟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平日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三子皆有文史才。元最知名。石奮子孫有過。不責子孫。而以對案不食化之。仇覽妻子有過。不責妻子。而免冠自責。化之。陳元母告元不孝。覽以教化未至。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元卒成孝子。其禮教之化人。誠足為後世法。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仇。單名一箇覽字。又一箇名字就叫香。做了蒲縣地方的亭長。每每勸百姓們農業完了之後。就叫子弟們去讀書。子弟們裏面。或者有些輕佻遊蕩的。就叫他們服役。或是耕田。或是種桑。很嚴厲地設下了科罰的條例。平日閒在家裏安居的時候。必定用禮儀整飭自己。妻子們偶然有了過失。仇覽每每脫去了自己的冠帽。自己責備着自己的教化不好。他的妻子們覺悟了。在庭前謝着罪。等候到仇覽戴起冠帽。纔敢升上堂來。仇覽有三箇兒子。都有文史的才學。內中有箇叫仇元的是最有名望。

盧植侍師左右美姬未嘗一盼數載如斯



白桓冷

盼音攀去聲顧也視也。唯唯恭應之詞言不敢可否也。抗論不回直言不屈也。儒宗儒者之宗師也。見史記。楷模式也。法也。楨幹築牆所立之兩木故以喻。

盧植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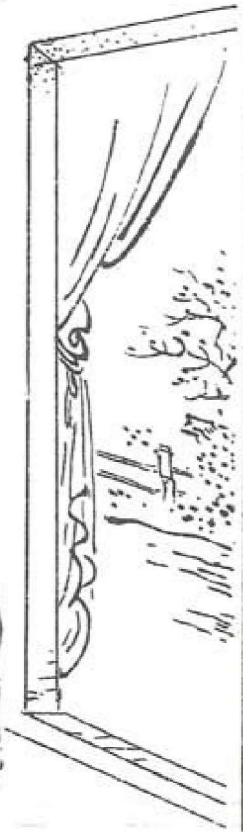
漢盧植字子幹。剛毅有大節。師馬融。融左右多列美姬。植侍講數年。未嘗一盼。融以是敬之。董卓議廢立。眾唯唯。植獨抗論不回。曹操嘗曰。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昭烈微時。嘗執經門下。禮為男女大防。人之心志。最易為女子所移。故孔聖嘗以未見好德如好色。勉人馬融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亦以試諸生之心耳。植侍講數年。未嘗一盼。卽此守禮一端。可以風世矣。

人才。
執經從師
受業也。
絳帳亦紗
之帳。

八德須知初集 禮 盧植楷模

百話解釋漢朝末年間的時候。有一箇姓盧的人。名叫植。表字叫子幹。他的為人剛毅。很有氣節。拜馬融做先生。馬融的左右多排列着美貌的姬妾。盧植在先生的面前侍立着講書。有好幾年。沒有一次把眼睛去看他們的。馬融因為這箇緣故。所以很敬重盧植。那時候有一箇大奸臣名叫董卓的。聚合了朝廷的臣子。會議廢立皇帝的事情。許多的人都畏懼董卓的威權。只有唯唯的答應。獨有盧植說着反對的論調。曹操曾經稱讚他說道。盧植的聲名彰著於四海之內。他的學問。可以做儒家的宗師。是讀書人的模範。是國家的幹材。蜀漢昭烈帝貧賤的時候。曾經在盧植的門下受業。

孫晷獨處
未嘗傾斜
窮老告索
欣敬有加



孫晷溫恭

晷音軌。幽闇言非人所共見之地也。瞻仰視也。傾側也。偏側而不正也。蔬食之食。飯也。壟田中高處也。周旋行步轉折之狀。

晉孫晷恭孝清約。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斜。雖侯家豐厚。而布衣蔬食。躬耕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欣敬逾甚。寒則同寢。食則同器。朝野稱之。人能於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常不傾斜。則其動容周旋。必中禮矣。人能於窮老告索之時。有求必應。不生厭慢。則其敬老憐貧之禮盡矣。況事父孝。事兄恭。喜人善。畏聞人惡。非深於禮者。不至此。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姓孫名晷的人。他的為人恭謹孝友。清靜儉約。就是獨自一箇人住在幽閭的地方。他的容貌舉止。和兩目觀望的時候。沒有傾斜一些兒。雖然他的家裏。因為是封侯的。所以很富厚。可是他穿的是布衣。喫的是蔬菜。並且親自在郊野裏耕種田地。仍舊不廢棄讀書吟詩的功課。他很歡欣地。似乎有獨得的快樂。他有幾箇老年窮苦的親戚故交。常常到他家裏來借錢。人家多討厭他們。怠慢他們。但是孫晷是格外的歡迎。格外的敬重。天冷的時候。就同他們一處睡着。喫飯的時候。就同他們一桌喫着。朝廷裏的人和郊野裏的人。都稱讚他的。

宋臧榮緒篤愛五經孔子生日膜拜典型



南宋朝代名劉裕受晉禪國號宋都建康史稱南宋幼孤幼年無父也灌園種園藝朔月盡而復蘇也在陰曆每月初一日望月與日相對望也恆當陰曆每月十五間故簡稱陰曆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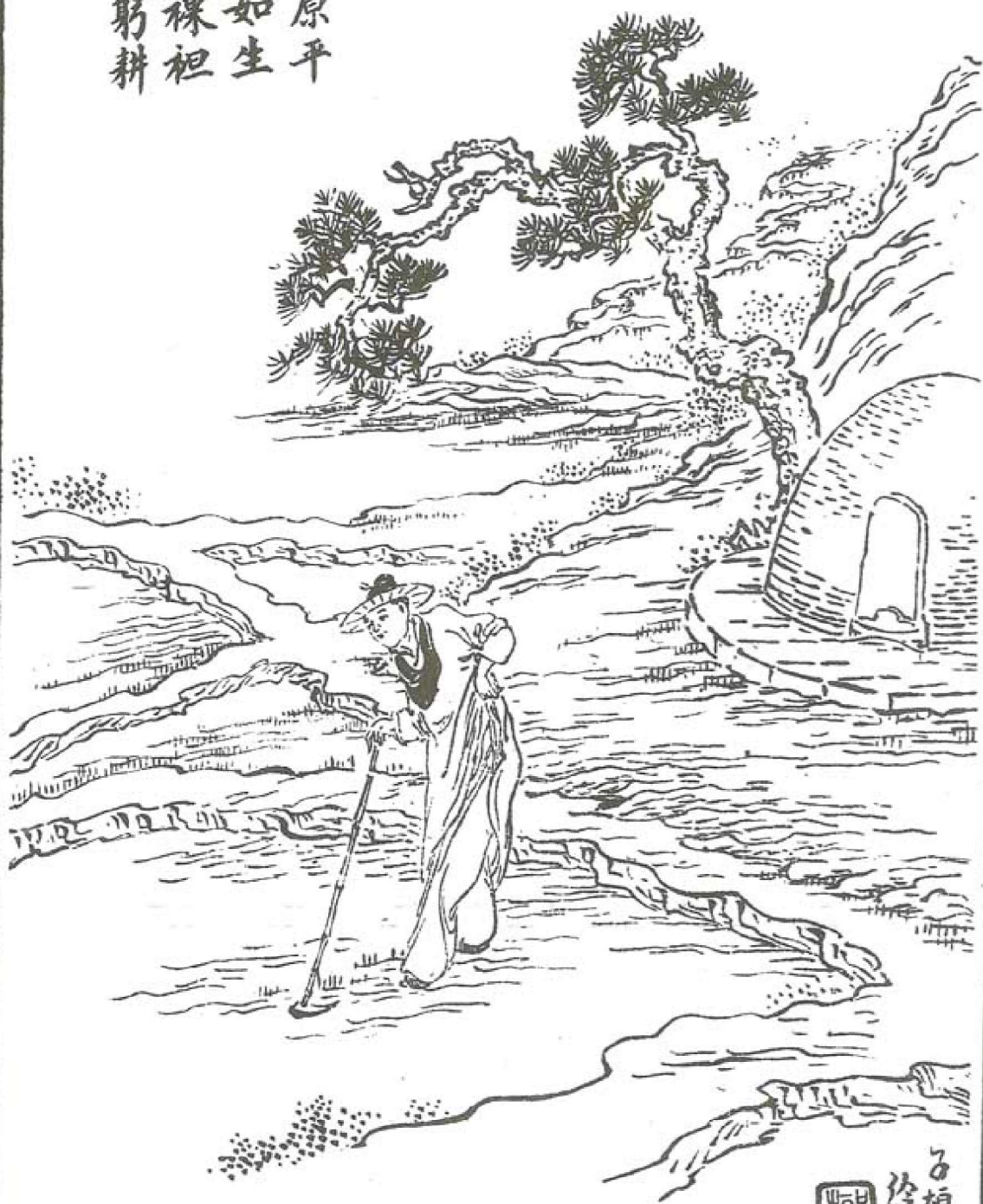
榮緒拜經

南宋臧榮緒幼孤灌園以供祭養母歿朔望輒拜甘珍必薦隱居京口教授生徒學者稱為披褐先生甄明至道惇愛五經以孔子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衣冠拜之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其純篤如此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為萬世禮教之師是五經所在即禮教所在臧榮緒以尊敬孔子而篤愛五經以孔子生於庚子日乃於是日陳列五經且具衣冠而拜之而謂五經可廢也否耶

五曰朔望。甘甘旨。珍珍羞。薦獻也。京口在今江蘇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一說即京江之口。禍音曷。毛布也。甄音真。表也。惇厚也。篤也。誠與戒通。警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的臧榮緒從小就沒有了父親。他親自在園地裏種了菜蔬。拿來做祭祀祖宗和供養母親的用度。後來他的母親死了。他在初一和十五這兩天。每每很恭敬的拜着。有了甜美珍貴的食物。也一定要獻供的。臧榮緒隱居在京口地方。教授着一班學生。當時的讀書人。因為他雖然不做官。卻是很有學問。所以稱他叫做披褐先生。他的為人表明大道。篤愛那詩經呀。書經呀。易經呀。禮記呀。春秋呀。這五部經。因為孔夫子是在庚子那一天生的。所以他到了這一天。把這五部經陳列在書桌上。穿了禮服。戴了禮帽。拜着。他又因為喝酒是要擾亂人的德性。所以常常說着警誡的話。他平生品行的純正和篤實。大概都是這箇樣子的。

郭子原平
事死如生
恐人裸袒
束帶躬耕



子原
繪

原平恭耕

南宋郭原平稟至行。傭力養親。親歿既葬。墓前田數十畝。原平見耕者裸袒。褻其墓。乃貸家資。貴買其田宅。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共識。加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許止淨曰。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父母邱墓乎。束帶躬耕。此禮之出乎至性者。非矯也。賣物求半價。而人加價與之。何俗之醇耶。然盛德所感。無有頑民。亦理之必然也。

裸袒。音卯。但赤身露體也。貨。賣也。墾。音懇。開田用力反土也。裁。與。繞通。詩小雅。小弁篇。止。語助詞。矯。過意示高也。

頑民。梗化之人。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長江以南的宋朝。有一箇守禮的孝子。姓郭。名字叫做原平。生來就有一種至性。他家裏非常窮苦。郭原平替人家做工。把得來的工錢。置辦物品。奉養他的父親母親。後來他的父親母親死了。安葬以後。墳面前有幾十畝的田。郭原平見那耕田的赤身露體。未免褻瀆了他父母的墳墓。就把家裏的產業都出賣了。用很重的價值。把那箇田地買了進來。來好了。帶流着眼淚。親自去耕種開墾。每每出去賣物。只討着一半的價值。城裏的人都曉得他是郭原平了。就把他的討價。加倍給他。彼此大家辭讓着。終要使得畧為賤一些兒。纔收了價錢。

索敞講學
肅而有禮
己立立人
多士濟濟



敬音殿

牧守州郡之長官
比類也綴輯也

囂音務
喧譁也

替音茂
無知識也

索敬嚴肅

北魏索敬為中書博士。時魏尚武功貴近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敬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焉。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敬。敬以喪服散於眾篇。遂選比為喪服要記。

許止淨謂世風日下。士氣囂張。為師者寧取其嚴。不取其寬。師不嚴。則道不尊。學者於自治之規矩準繩。尚替替不知。安望其克己復禮。為忠為孝乎。故治國必自端士風始。欲端士風。必自尊師道始。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朝裏有一箇姓索單名一箇敞字的人。在朝裏做了中書博士的官。這時候的魏朝。一味的講究武力功勞。貴家的子弟們。都不留意去考究學問。索敞的教導人。是很勤謹的。循循善誘。既然很嚴肅。又很有禮節。因此貴家的子弟跟他遊學的。都很懼怕他。所以能夠成名立功的人很多。前前後後都有顯達的人。官做到尚書太守的。竟有幾十箇。都是曾經在索敞那兒受業過的。索敞又因為禮記裏的喪服一部份。向來沒有專篇。都是散見在各篇的裏面。他就一概選出來。再分了類。做成了一篇喪服要記。

薛聰方正聞室矜莊
友于諸弟杖罰何妨



子桓

薛聰矜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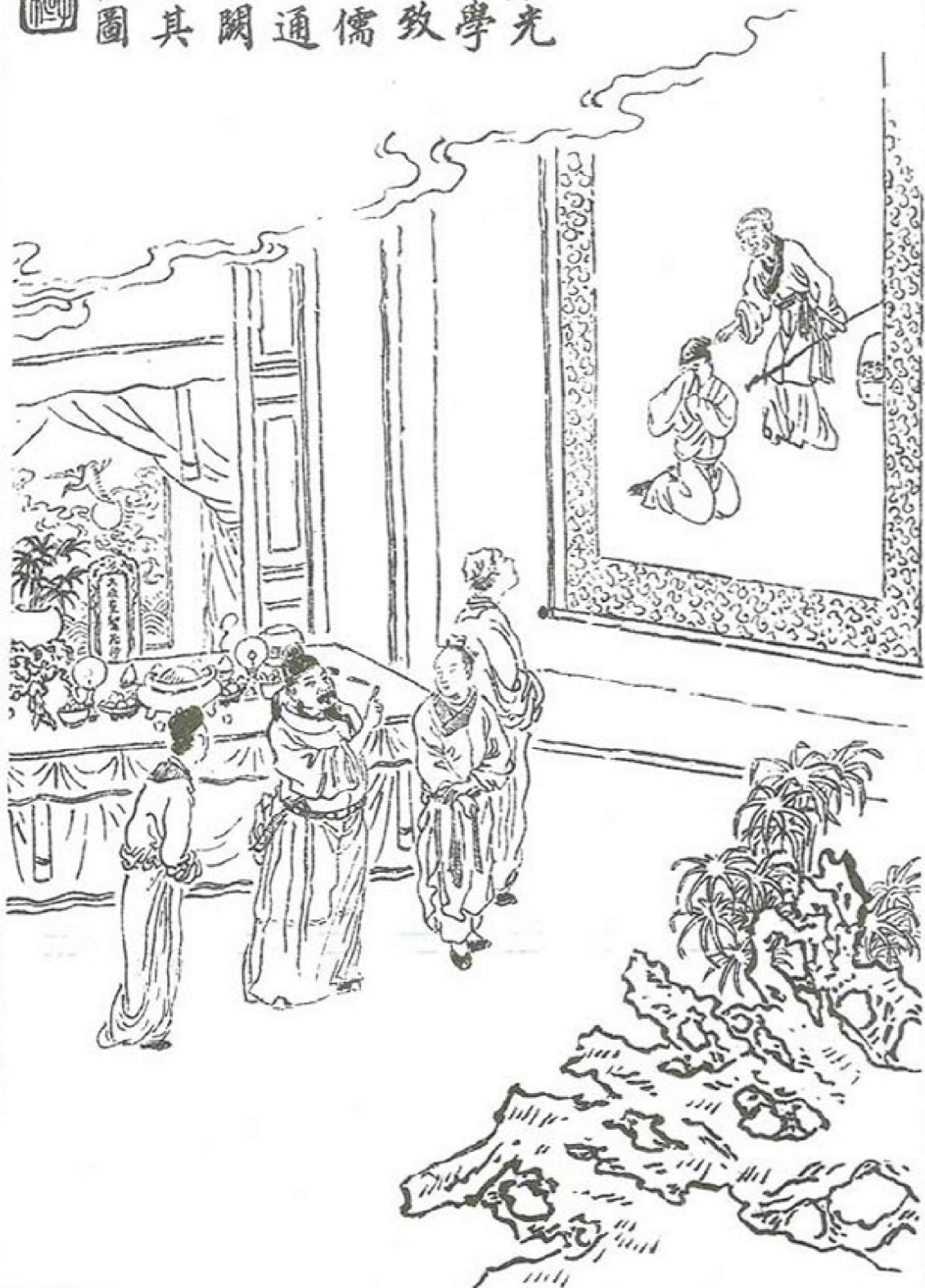
聞音解見前。矜莊持己莊嚴也。憂廬墓均見前。友于本書經君陳篇言兄弟相愛也。官音患仕也。徐州今江蘇銅山縣地。刺史領一州之要職。刺者刺舉不法吏者。

北魏薛聰方正有理識。雖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懷然。父憂廬墓。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婚宦。恆不免杖罰。除徐州刺史。政存易簡。卒於州。吏人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諡簡懿侯。許止淨曰。薛聰事魏高祖。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他人。欲進以名位。輒不受。帝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崇也。故人必自勵於閤室。而後能化及於家國。

使也。
易簡言不煩苛也。
攝音解見前。
遺愛仁政遺留使人愛也。語本左傳。
輒音解見前。
天爵道德尊貴也。人爵名位崇高也。語本孟子。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朝有一箇姓薛名叫聰的人。他的品行很方正。辦出來的事務，都是很合理，很有見識。雖然住在暗房子裏面，也鎮日價很端正莊嚴的。別人家看見了他，沒有一箇不懼怕的。他丁了父親的憂，在墳旁邊築了一間茅蓬住著。他悲酸的哭聲，就是走路過的人聽得了，也要替他傷心。他對於兄弟們，很友愛和睦。可是家教很嚴。諸位弟弟，雖然已經娶了親，做了官，但是有了過失的時候，總免不了用杖責罰的。後來薛聰做了徐州地方的刺史官。他的行政很簡易，不繁重。他死在徐州任上。下屬和人民把他的坐榻保存起來，表示留存薛聰的遺愛。朝廷裏又封贈他叫簡懿侯。

彥光立學招致大儒焦通禮闕令其觀圖



相州在今河南臨漳縣西。訛音賁。偏陂也。闕失也。

岐州在今河南南召縣西。

韓伯俞事詳三集卷一第四則。

彥光易俗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相州人情險訛。千變萬端。光招致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授。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變。有焦通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光令觀孔廟中圖像。通悲愧若無容。因訓而遣之。卒為善士。彥光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遷相州刺史。盡力提倡禮教。卒至大變其俗。焦通禮闕。令觀孔廟中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涕之像。通遂自愧無容。卒以改善。愈見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百話解釋隋朝時候有箇梁彥光在相州地方做刺史官。相州地方人民的性情向來是很陰險很偏陂的。所以變化多端。梁彥光就招致了品行端方的讀書人。在每一箇鄉村裏設立一箇學校。不是聖賢人的書是不講的。因為這箇緣故。人人都很刻苦勉勵。相州地方的風俗也大大的改變了。有一箇人姓焦。名叫通的。侍奉雙親沒有禮節。給他的從堂兄弟告發了。梁彥光就叫焦通去看孔夫子廟裏韓伯俞因為母親打他不痛。悲傷母親的力衰。對着母親大哭的圖像。焦通就悲痛慚愧的了。不得好像沒有容身之地的樣子。於是梁彥光就教訓他一番。叫他回去。終於焦通改過了。成了一箇品行良善的人。

德言開經
執先被濯
束帶振襟
危坐苦學



德言對經

唐蕭德言字文行。明左氏春秋。太宗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封武陽縣侯。卒年九十七。

歸有光曰。廣東陳元誠。平生未嘗讀書。一朝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夫儒家經書。本是修淑身心。一言而為天下法。一行而為百世師。經書所在。古聖賢嘉言懿行所在也。可不敬歟。

著作郎。專掌國史之官。
弘文館。唐武德九年。改修文館。為弘文館。
晚節。晚年也。
被音沸。潔也。
危坐。端坐也。
武陽縣。在今廣西羅城縣北。
懿。美也。

白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姓蕭名叫德言的。表字就叫文行。他貫通了一部左氏春秋。在太宗皇帝的時候。先做了專掌國史的官。後來又陞做了弘文館學士。蕭德言到了晚年的時候。更加刻苦研究學問了。每逢要攤開經書來。一定先要洗了手。洗了臉。並且束好了衣帶。端端正正的坐着。他的妻子勸他道。老年人爲什麼還要自己這樣的尋苦喫呢。蕭德言回答他的妻子道。對了先聖人的言語。那裏再敢怕辛苦呢。皇帝下了詔書叫他去教授晉王讀經書。又封了他武陽縣的侯爵。蕭德言死的時候。年紀已經九十七歲了。

八德須知初集 禮 鎮周贈帛



鎮周宴客贈帛淚流官民禮隔不得交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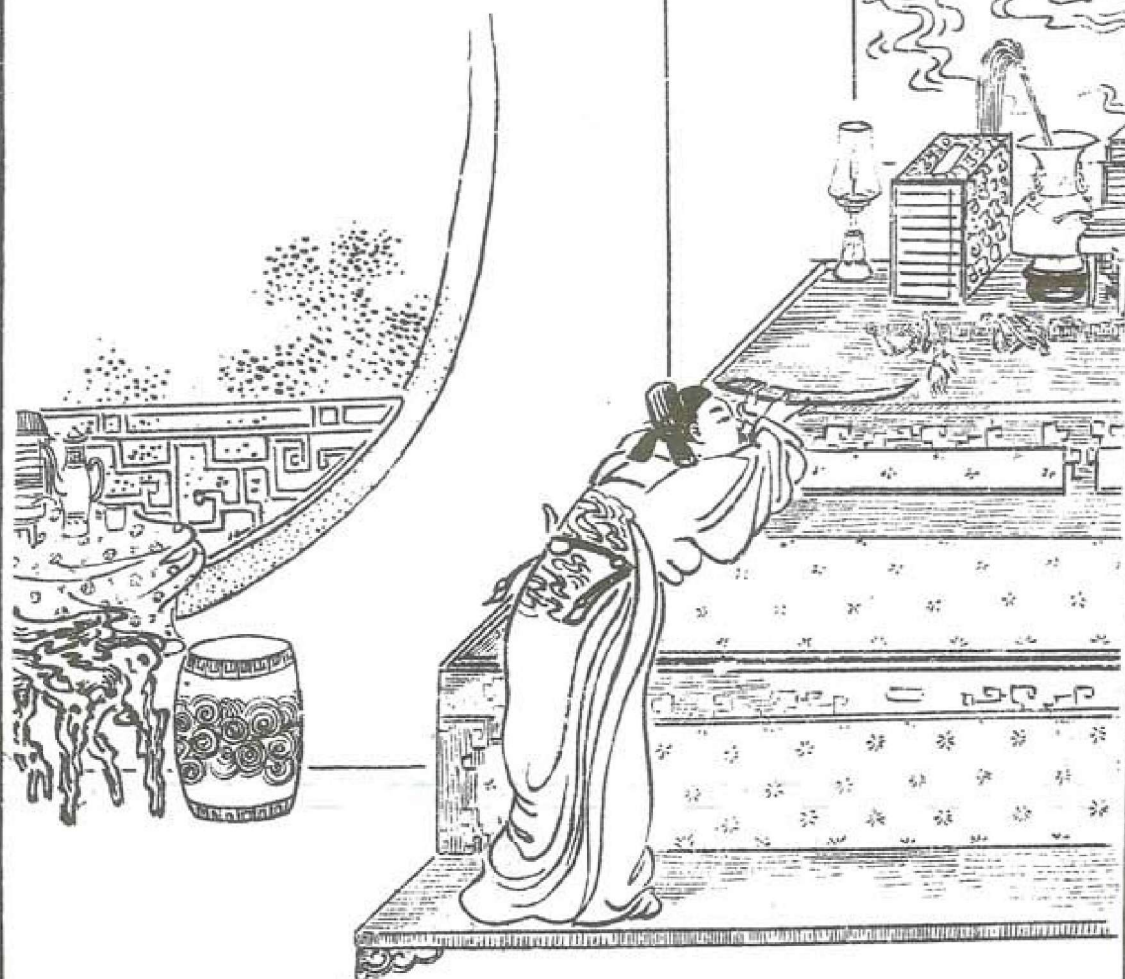
舒州即今安徽潛山縣。壽春即今安徽壽縣。都督自南北朝後。藩鎮之任皆帶都督之名。同有。酤飲飲酒而樂也。縱恣也。放也。

鎮周贈帛

唐張鎮周舒州人。自壽春遷舒州都督。就故宅多市酒。穀召親故。酣飲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一無所縱。境內肅然。以舒州人而為舒州都督。誠非易易。守法則傷情。徇情則違法。違法非禮也。傷情亦非禮也。鎮周先就故宅歡宴親朋十日。復分贈金帛。臨別又以禮隔泣告之。情深矣。法彰矣。禮盡矣。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姓張。名叫鎮周的。他本來是舒州地方的人。後來打從壽春地方。遷調到舒州地方去。做都督。他就到了自己家裏。買辦了許多的酒呀。菜呀。遍請了親戚朋友來。大家很高興地喫了十天的酒席。等到酒席喫完了以後。又把金銀綢緞。分送給他們。流着眼淚和他們告別。並且對他們說道。今天還能夠同諸位老朋友。很高興地喝酒。明天那是舒州的都督治理百姓了。官吏和人民。在禮節上是有阻隔的。那末大家就不可以再來往了。從此以後。他治理一切的事情。一些兒沒有放縱的地方。所以舒州境內。是很嚴肅平靖的。

韓臯敬慎
三世大臣
祖父遺笏
不授僕人



韓臯敬笏

澠音恍。
鑑音監。鏡也。
戶部尚書。掌全國戶口財賦之官。猶今之財政部長。
笏音忽。朝見時所執之手版也。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均詳前。
手澤。先人遺留之用物。見禮記。

唐韓臯字仲聞。休之孫。澠之子也。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資質厚重。有大臣器。官至戶部尚書。其家三世為大臣。傳執一笏。臯以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僕人之手。歸則躬置於卧內榻上。明日出。復自取之。韓休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韓澠仕至將相。皆事君盡禮。一門三代為大臣。皆止於敬。而臯且敬及其笏。未嘗將祖父所存之手澤。輕授於僕人。其禮也。亦即其忠也。孝也。於戲。不愧為韓休之孫矣。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姓韓名叫臯的。表字叫做仲聞。就是著名的宰相。名叫韓休的孫子。出將入相。名叫韓滉的兒子。韓臯的面貌很像他的父親。所以韓臯打從父親死了以後。就不再去照鏡子了。他的資質很厚重。頗有大臣的器度。後來畢竟官做到戶部尚書。他們的家裏三代都做了這樣的大官。傳下來一塊朝見皇帝時候執着的手版。韓臯因為這塊朝皇的手版。是經過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所執過的。所以沒有一次輕易地交給僕人手裏去拿。他每逢朝裏回家的時候。必定親自把這塊手版。放在臥室裏的榻上。第二天出去朝皇的時候。再親自拿取的。

唐柳公綽兄弟孔懷
教子禮法不離小齋



綽音策。朝謁朝見。參謁也。平旦天初明也。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一心志也。故燕息之處曰齋。讀書之室亦曰齋。郢音引。晨省晨起。省問安否也。昏定晚間。安定牀衽也。

公綽小齋

唐柳公綽。非朝謁之日。平旦卽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與弟公權及羣從弟皆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召子弟入。躬讀經史。訖。乃講居家治官之法。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凡二十餘年如一日。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無禮之神策軍將。穆宗怒。詰之。執禮不屈。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其妻韓夫人和丸教子者也。故子仲郢孫璞。珪。璧。玼。皆官於朝。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宗。

神策軍詳
前。和丸。即合
熊膽丸。
弟同悌。
宗信仰之
意。

八德須知初集 禮 公綽小齋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姓柳名叫公綽的人。他在不
上朝去見皇帝的日子。天色初初亮起來的時候。就到自
己讀書的小齋裏。他的兒子們柳仲郢等等。都束好了帶。
去行早晨省問的禮節。柳公綽和他的弟弟柳公權。以及
那一班從堂兄弟們。都一同會聚了喫飯。打從早晨一直
到晚上。總不離開這箇小齋的。天晚了。家人們點了蠟燭
送進來。柳公綽就把子弟們叫進小齋來。自己讀完了經
史以後。就對他們演講居家和做官的大道理。這樣完了
以後。纔回到寢室裏去。兒子們再來問了晚安。行了昏定
的禮節。這般地行了有二十多年。一些兒也沒有改變的。



崔稅
端莊
言不
多說
役使
僕僮
亦用
禮節



崔稅命僕

後梁朝代名。五代時。朱全忠受唐禪國號。梁。史稱後梁。都汴。有今河南及陝西北部。湖北中部之地。
稅音拙。太子賓客。唐代始置之官。
干犯也。禰泥里切。父廟也。祁大也。定命之限。

後梁崔稅舉進士。仕至太子賓客。性至孝。接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夢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人每以為僕役之對於我。應有禮節也。我之對於僕役。無所用其禮節。不知禮為五常之一。常者。即須臾不可離也。無論對於何人。處於何地。皆須合禮。惟在用之得當耳。觀崔稅之於僕役。可知矣。

謂壽命有定限也。蓋稅嘗夢人引路至一舍而止。一人謂其修善。加引三十八里。故稅知六十八為其壽命也。

白話解釋五代時候。後梁朝有一箇姓崔名叫稅的人。中了進士官做到太子賓客。他的天性非常孝順。接見後生的時候。沒有一次是不去教誨他們的。每逢許多人聚在一塊兒。或是公共聚會的時候。他一定很端端正正的坐着。很少講話。他常常說。多講話不但引起人家的歡喜和厭惡。並且或者干犯人家祖上的名諱。所以還不如少講話。他就是差遣用人。也用禮節去差他們的。在大熱大冷的時候。總是很小心。不使受了暑熱。或者冒了風寒。有一次他夢見有人引他走三十里路就住了。又有一箇人說他是修善的。就加引了三十八里。所以他曉得自己壽命的限度是六十八歲。於是到了六十七歲的時候。就告了老。第二年果然死了。

宋有楊時師事程頤雪深一尺侍立不移



文徵明
印

被舉而試
驗及格者
曰進士
隋始設此科
目中者曰
第不中者
曰不第
調遷也
赴趨而就
之也
潁音皓
潁昌即今
河南許昌
縣
洛今河南
洛陽縣
瞑目閉目
也
酢音昨

楊時立雪

宋楊時字中立。潛心經史。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從程頤於洛。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二程為當代名儒。楊時捨官師事之。知所擇矣。其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最可佩者。侍立師旁。雪深一尺而不去。蓋其得力於二程之禮教多矣。

瀏陽今湖南縣名。
餘杭蕭山皆浙江縣名。

八德須知初集 禮 楊時立雪

白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一箇姓楊單名叫時的人。表字就叫中立。他讀書對那經書和史書很用心。中了進士之後。朝廷裏調他去做官。楊時不肯就。他到潁昌的地方去。拜了大程夫子。名叫顥的做先生。師生們都很歡心。等到他回去的時候。程顥雙眼送着他說道。從此我們的大道傳到南方去了。程顥去世了以後。楊時又到洛陽地方去。在二程夫子名叫頤的那兒受業。這時候。楊時的年紀已經有四十歲了。可是侍奉先生愈加的恭敬。有一天。程頤偶然閉了雙眼坐着。楊時和一箇同學。姓游名叫酢的。在程頤旁邊侍立着不去。等到程頤醒了。門外面已經下了雪。有一尺多厚了。

晦翁莊重
敬慎威儀
自少至老
須臾未離



子桓

朱熹閒居

深衣。古代制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遂者。幅巾。俗亦謂之襜頭。則法也。

畫。入聲。同劃。

宋朱熹字仲晦。自號晦翁。莊重能言。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其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嘗須臾離也。晦翁幼穎悟。父松指天以示。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授以孝經。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幼時已不凡。至觀其平日行止。無時無地。不合於禮也。

百話解釋宋朝有箇著名的大儒家朱夫子。單名是一箇
熹字。表字就叫仲晦。自己取了一箇別號叫做晦翁。他的
為人很端莊穩重。在朝廷裏又能夠很正直的說話。他在
平日家居的時候。每每天色還沒有亮。他就起來了。穿好
了衣裳相連的制服。戴了襍頭。着了方頭鞋子。到家廟裏
和先聖神位前去跪拜。行了禮以後。退回到書房裏。几案
必定擺得很正。一切書籍器用。必定很整整齊齊的。有時
候倦了休息。就閉了眼睛。端端正正的坐着。休息完了起
來。就整齊了腳步。慢慢的走。他的威儀和容貌舉止的法
則。從少年時節一直到老。沒有一些兒時候放棄了的。

元廉希憲
卓見超羣
不厚尊貴
獨禮斯文



希憲

下。謙下之意。
襜褕。見前。

繫。關聯也。

犯上干犯。
在上者也。

矜。憐也。惜也。

希憲禮賢

〔元〕廉希憲禮賢下士。劉整以尊官往見。公不命坐。〔宋〕諸生襜褕袖詩請見。公延入坐。盡歡。既罷。人或問之。公曰。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雖貴。曾有犯上之行。諸生斯文。我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矣。尊富貴。輕貧賤。人之常情。而不知已失禮矣。然非謂尊貧賤而輕富貴也。亦惟視其賢不賢耳。亦非謂尊其賢而輕不賢也。蓋不賢者須化之為賢。故嘉善而矜不能。若以不賢致富貴者。則卑之可也。

百話解釋。元朝時候。有一箇姓廉。名字叫希憲的。很敬禮賢士。並且很謙虛。優待讀書人。有箇大官姓劉。名叫整的。去見他。廉希憲不叫他坐。有幾箇前宋朝的秀才。衣服穿得很破很醜。袖子裏帶了所做的詩句去見他。廉希憲就邀他們入坐。大家談得很歡喜。這班人去了以後。人家就問廉希憲。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廉希憲說。凡是做國家裏大臣的人。或說或不說。和他的一進一退。都關係着天下的輕重。劉整雖然貴顯。可是他曾經有了冒犯皇上的行爲。秀才們都是些斯文的人。我若不去格外的厚待他們。那末讀書的風氣。都要從此衰下去了。

宇文公諒
拒女夜奔
閨室端坐
手記思存



公諒檢飭

弱冠二十歲之稱見禮記曲禮篇。館見前。厲聲惡聲也。叱見前。翌日明日也。識去聲與誌同記也。畫有所為數語本楊伯雄對金廢帝海陵語見金史。楊伯雄傳。浙省浙江。

元宇文公諒弱冠館於富室。半夜有婦人叩門。公諒厲聲叱去。翌日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故。平居雖閤室必正衣冠端坐。嘗自識手記之編首曰。畫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許止淨曰。按輟耕錄。公諒入浙省院試。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所書。試官以文不中式。將黜之。座主龍鱗州過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旋登進士第。官同知。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致耳。

省也。同知、元時諸院司及各府州皆設是官。與明清不同。中式舊時科舉取中者謂之中式。座主中式者稱考官之謂。

白話解釋元朝時代有一箇人雙姓宇文名字叫做公諒的。當他年紀二十歲的時候在一家富戶人家坐館教書。有一天半夜裏的時候有一箇婦人來敲他書房裏的門。宇文公諒就大聲地把他叱退了。到了第二天宇文公諒就推托了別的事情辭了館回去。終於不把這箇緣故講出來。他平常閒居的時候雖然獨自一箇人住在暗室裏也一定正了衣服帽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他曾經親自在他所記事的书面上寫着道。白天裏所做的事務到了晚上就記起來。倘若有不可以記出來的事務。那就不敢做的。天地和鬼神請聽了這些話並且時時刻刻的監督着。

道壽盡禮以事其親受杖謝教文質彬彬



盥音貫。洗手也。
櫛音職。理髮也。

拱拱手也。
俟待也。

須臾猶言少頃。

道壽進杖

元蕭道壽母年八十。事養盡禮。每日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食。然後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寢。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論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人子事親。本當始終盡禮。須臾無違。乃道壽必自進杖。伏地以受。命起。乃起。起復再拜。敬謝違教。拱立左右。色喜。乃退。盡禮之至矣。故錄之以為好禮者法。

白話解釋元朝時候。有一箇姓蕭。名叫道壽的人。他的母親。年紀已經八十歲了。他服事母親。奉養母親。都是非常的盡禮。每一天的早上。等候他的母親起來了。蕭道壽夫妻兩箇人親自侍奉洗臉梳頭。每天三餐飯。一定要等候他的母親吃了。纔自己去吃。到了晚上。一定要等候他的母親睡了。纔去睡。有時候他的母親或者生了氣。要責罰他。蕭道壽就自己拿了杖來進給母親。自己跪在地下受打。打完了以後。他的母親叫他起來。纔敢起來。起來了以後。又拜謝着違背了教訓的罪。再拱了手。在母親的旁邊立着。一直等到他的母親臉上有了喜色。於是纔敢退出去。



居仁主敬
以敬名齋
居喪守禮
骨立如柴



居仁敬齋

餘干今江西縣名。

骨立言瘦之至也。寢門內門也。

鷄衣補綴之衣。

簞音單。盛物之竹器。

粹音薛。專一不雜也。

觀見也。

明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從吳與弼遊。其學以求放心為要。心主乎敬。因以敬名齋。對妻子如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主講白鹿書院。閣修自守。布衣終其身。胡子安貧樂道。鷄衣簞食。築室山中。四方求學者甚眾。人謂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觀其以敬名齋。對妻子如嚴賓。居喪則三年不入寢門。杖而後能起。其守禮之嚴。殊不多觀。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講學家。姓胡。名叫居仁。表字就叫叔心。是餘干地方的人。跟着吳與弼讀書。他的學問。是要搜求放失的本心為主。因為正心。是在乎把一箇敬字做主腦。所以他就把這箇敬字。做了他書齋的名字。他平常對着妻子們。像見了嚴肅的賓客一樣。他的父親母親亡故了。他居喪時候。悲泣得很。瘦得身子上的骨頭都露了出來。不用拄杖。就不能夠立起身來行走。足足的有三年。不走進內室的門。他和人家說話。鎮天不講到利祿上去。後來在白鹿書院裏做講道的主教。暗地裏修持。很謹慎的自守。終身做一箇平民。不肯出去做官的。

緒餘

履見前。豐古禮字。靈啓切。讀與禮同。凡事親之禮。皆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清音清去聲。寒也。外內位正。本易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伯仲兄弟之行次也。樂羣敬業。謂愛好同類。

夫禮。德之範也。教人遵上訓下。履行人倫。規矩也。說文。禮。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从示。从豐。豐。行禮之器也。不知禮。無以立。禮之體。敬為主。禮之用。和為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上則優賜有加。下則鞠躬盡瘁。禮行於君臣矣。定省溫清。出告反面。禮行於父子矣。外內位正。和而有別。禮行於夫婦矣。長幼有序。伯友仲恭。禮行於兄弟矣。樂羣敬業。毋相聚以邪談。禮行於朋友矣。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義

清靜自五道人題



●乾德義字詩

義氣充天地 時宜養浩然
惡邪先惡佞 尊德樂尊賢
正路行無餒 安居處是遷
知非斯速已 何必待來年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義氣山河壯 千秋獨凜然
葬師云傲烈 殉友左儒賢
瞻族良田置 周續衆空選
式廬欽雅誼 千木重當年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義薄雲天上 英雄出自然
準情推上聖 酌理仰高賢
事本平心制 行從正路遷
芳聲盈宇宙 奚止歷千年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配義能無餒 充推氣浩然
元臣莘野聖 小苑麥舟賢
達道路由共 安仁宅不遷
首陽孤介士 叩馬問何年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三疊韻
大義垂天壤 千秋尚凜然
桃園宗往聖 莘野仰名賢
養氣剛無害 臨財志不遷
浮雲輕富貴 至訓想當年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大義難侵犯 參天共凜然
贈困洵可感 焚券莫稱賢
配道氣毋餒 同心志勿遷
勸君由正路 人壽幾何年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端發因羞惡 明如火始然
置田方瞻族 焚券並稱賢
路叶由庚詠 桐徵太甲遷
臨財思不苟 戒得樂餘年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義氣垂天壤 中懷豈歉然
惠人心至善 救友世稱賢
常恨知非晚 奚容見異遷
讀書學何事 莫負此青年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所生爲義集 升降自悠然
達節稱君子 行權仰聖賢
合宜須勇進 見異罔思遷
無餒於心性 培修歷有年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義德須方外 趨之若利然
臨財無苟得 殉難乃爲賢
事到因宜制 聞來便速遷
莫言迂濶論 並禮作豐年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大義沖霄漢 中心無間然
乾坤留正氣 風節抗前賢
遇難頭寧斷 成仁性不遷
文山衣帶贊 彪炳萬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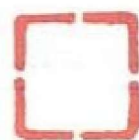
●江蘇鹽城姜晉六疊韻
義非由外鑠 心制事宜然
羊左存微烈 夷齊蔚古賢
至剛無是餒 見異戒思遷
人道從茲立 端居養盛年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義盡斯仁至 文山氣浩然
碎碑陳敏直 蹈海仲連賢
薛國民稱頌 岷州俗變遷
收骸營葬後 吉夢入明年

●江蘇淮安何白民十二疊韻
義方遵父教 孝子所當然
焚券馮多智 辭婚宋最賢
舍生宜取法 見得勿思遷
正氣彌天地 長存不計年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義烈姓名傳 欽崇舉世然
燕山裁後進 東海蹈先賢
周急非圖報 締交肯變遷
乾坤充正氣 共慶太平年

八德須知初集卷六



二十四義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馮謨彈鋏客於孟嘗
收債市義焚券免償



諼音證。薛孟嘗君封邑在今山東滕縣東南四十里。矯命假託孟嘗君之命也。券音勑。契也。凡以文字為憑信者曰券。市買也。市義買得義聲也。鈇音類。劍把也。

馮諼焚券

周齊馮諼為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焚券而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問何所市。曰。市義而還。君府藏盈積。惟寡義耳。君曰。諾。後孟嘗君廢。諸客皆去。獨賴馮諼得復其位。

馮諼初見孟嘗君之時。則曰。無好。無能。孟嘗笑而受之。食無魚。出無車。無以為家。三彈劍。鈇。孟嘗如願償之人。方疑其貪也。乃感其恩。而市義以報之。卒至君廢。客散。賴諼而復位。義士之報人多矣。

百話解釋。周朝戰國時候。齊國有箇馮諼。替孟嘗君到薛的地
方去討債。他就假傳了孟嘗君的命令。把百姓們欠他的債。都
賜給百姓們了。又把這許多的債票。當着百姓們的面前。統統
燒掉了。纔回來。孟嘗君看見馮諼回來了。就對他道。債都收完
了嗎。為什麼來得這樣快呢。馮諼回答道。收完了。孟嘗君又問
馮諼。買了什麼回來呢。馮諼回答道。買了義字回來。我看你的
府上。金銀穀米綾羅綢緞。都是富足得很。只缺了一箇義字。所
以我替你買了希有的東西回來了。孟嘗君聽了。勉強應了一
聲。後來孟嘗君不做齊國的相國了。他門下所有的食客都走
了。幸虧得馮諼。纔能夠再做了齊國裏的相國。

齊魯仲連
義不帝秦
寧蹈東海
不忍為民



仲連蹈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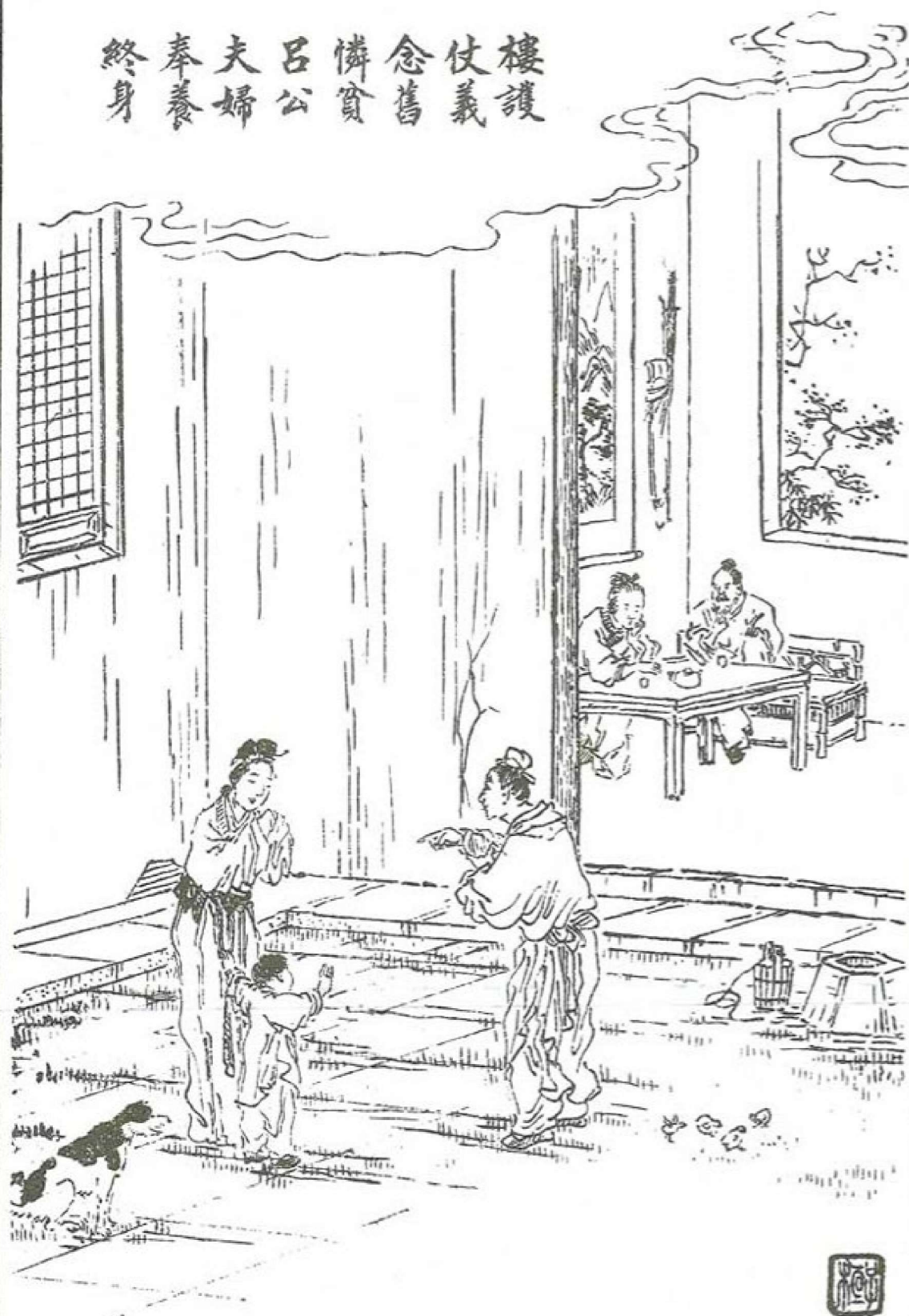
說去聲音
稅以言語
諭人使從
己也
尚首功以
獲敵首為
功而與重
賞也如斬
敵一首得
爵一級是
也
蹈音導踐
也
平原君趙
惠文王封
弟勝於平
原在今山
東平原縣

周齊魯仲連遊於趙時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
請帝秦仲連乃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尚首功
之國也權使其上虜使其民彼即肆然為帝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秦軍聞之卻五十里
魯仲連義不帝秦寧蹈東海而死其辭慨慷其志
激昂義氣所感秦軍為之卻退新垣衍稱其為天
下士平原君且欲以千金為之壽仲連笑而卻之
為人排難解紛不受人報無愧為天下士矣

南二十五里。
壽以金帛贈人也。

百話解釋。周朝末年間時代。齊國裏有一箇高士。姓魯。名
叫仲連。遊歷到趙國裏去。這時候秦國的軍隊把趙國圍
困了。危急得很。魏國裏就差了一箇使臣。名叫新垣衍的。
去遊說趙國。叫他們稱秦國的國君做皇帝。就可以免了。
這箇危急的困難。魯仲連得知了。就去見新垣衍。說道。他
們秦國裏的人。是拋棄了禮義。提倡殺人計功的國家。上
面的人用着權術。看待百姓們像俘虜的一樣。他們倘然
自大的放肆起來。稱了帝。那末我魯仲連只有跳到東海
裏去死了。無論如何。是不肯給他們做百姓的。秦國的軍
隊曉得了這一回事。大大的起了恐慌。就退去了五十里。

樓護 仗義 念舊 憐貧 呂公 夫婦 奉養 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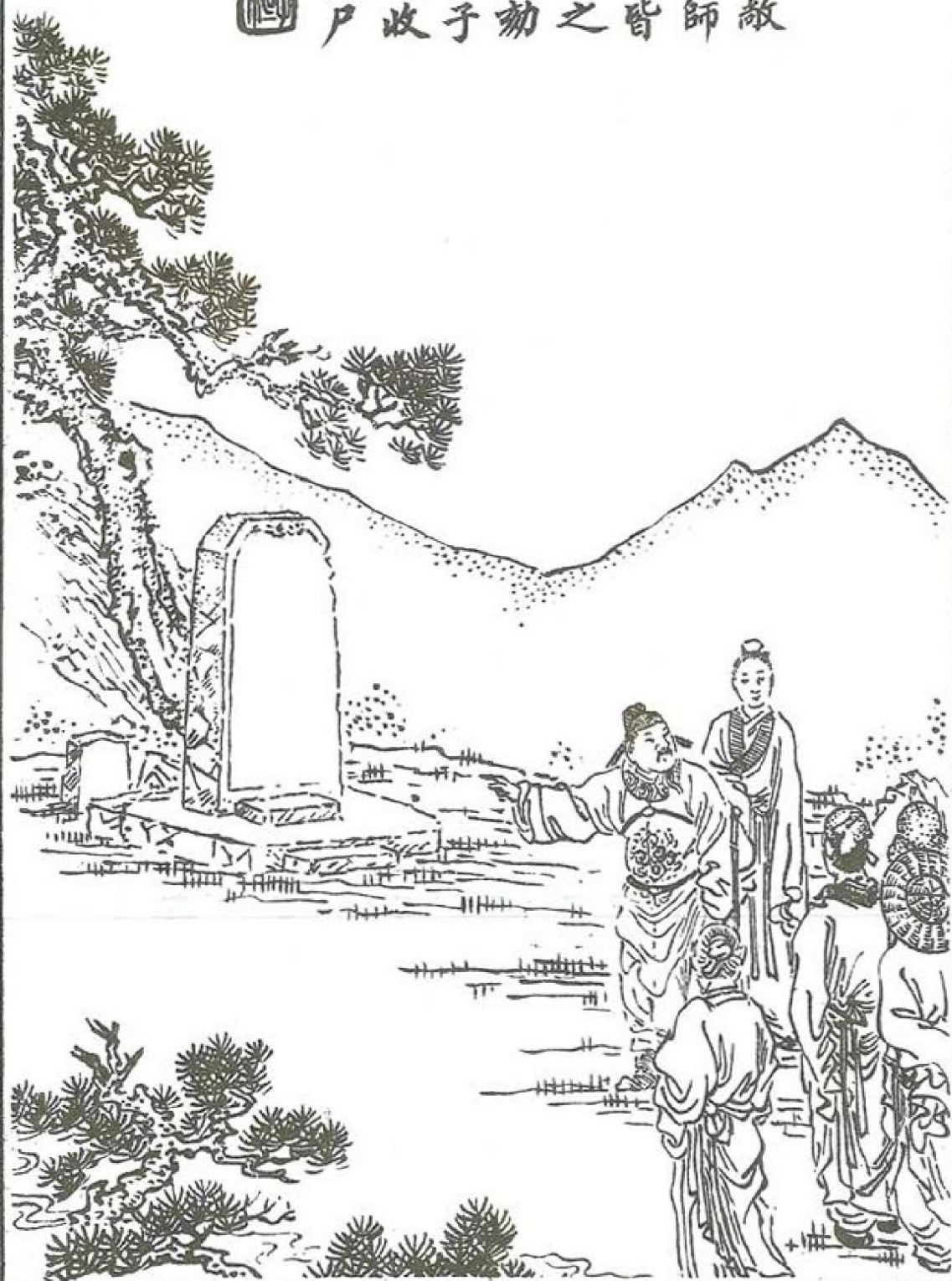
名節名義節操也。疎音休感動也。歸俗言投靠。嫗音於去聲。老婦之通稱。五侯王鳳弟譚尚立根逢同日封列侯時稱王氏五侯。長安見前。

樓護養呂

漢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論議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樓護與谷永同為五侯上客。長安號為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故人呂公夫婦依之。身與同食。並囑其妻亦與呂嫗同食。妻子厭之。且以義所當奉。流涕責之。其義也。亦即其信也。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樓。單名是一箇護字。表字就叫君卿。他的身材生得很矮小。他的談論卻依據了名節。所以聽他談論的人。大家都很有感動。他有一箇老朋友姓呂的。沒有兒子。就到樓護的家裏來靠老。樓護就自己和姓呂的一同喫飯。樓護的妻子和姓呂的妻子一同喫。後來樓護告了老。住在家裏。他的妻子們就很有些厭惡姓呂的。樓護就流着眼淚責備他的妻子們說。呂公是我的老朋友。他因為家裏很窮苦。自己年紀又老了。所以來托身於我。在義氣上面講。這是應該奉養他的。於是竟養老姓呂的過了終身。

云敵人之師皆背之自勅弟子竟收其尸



云敞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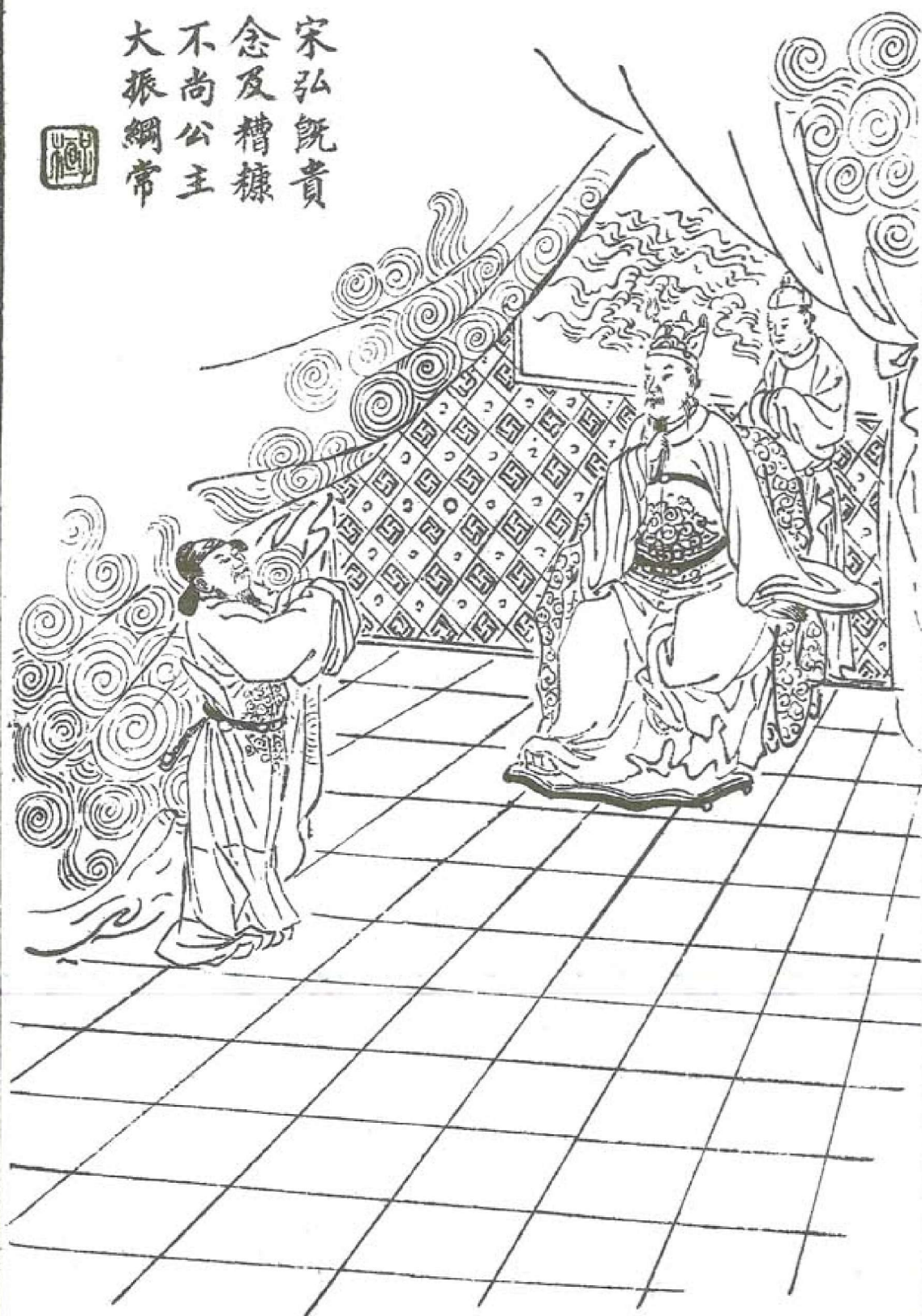
平陵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禁錮者禁止固蔽猶後世之永不敘用也。大司徒西漢時丞相之稱。掾音緣去聲亦讀如硯佐貳官之通稱。劾有去入兩音論人過失也。中郎侍衛

漢云敞字幼儒平陵人。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為吳章弟子。收章尸歸葬。京師稱其義。官至中郎諫大夫。王莽顓政。莽之長子宇與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事覺。莽殺宇。章坐腰斬。以章之弟子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人盡更名他師。獨敞自劾為弟子。且收尸歸葬。義之所至。可為事師者法。

之官。
顯與專通。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姓云單名叫敞的人。表字就叫幼儒。是平陵地方的人。拜同鄉人姓吳名叫章的做先生。吳章是當時很有名的讀書人。他的弟子們有一千多箇。可是吳章因為不肯附和那奸賊王莽。被王莽把他腰斬了。凡是他的弟子們。都禁止固蔽了。永遠不能夠做官。於是吳章的門弟子。箇箇都改在別人的門下做弟子了。這時候云敞正做着大司徒的屬員。就自己聲明是吳章的弟子。竟收了吳章的尸首。回去安葬。京城裏的人都稱美云敞的義氣。後來云敞做到中郎諫議大夫的官。

宋弘既貴
念及糟糠
不尚公主
大振綱常



司空六部之一掌邦土。即今主管建設之要職。湖陽在今河南沁源縣南八十里。有湖陽店。即故址也。糟糠妻之通稱。謂貧賤時同食糟糠也。斛音解。見前。戾戾音夾。移戶局也。

宋弘念舊

漢宋弘為司空時。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許止淨曰。人情險薄。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妻。彼聞長公主下嫁。豈不驚為富貴逼人。三生有幸。遑計牀頭涕泣。人有戾戾之歌。谷風之詠耶。宋公德器。羣臣莫及。湖陽誠弘之知己矣。

歌為秦百
里奚妻作。
見風俗通。
谷風詩經。
邶風篇名。
刺夫婦失
道也。

八德須知初集 義 宋弘念舊

百話解釋東漢朝的時候。有一箇姓宋名弘的人。做司空官的
時候。剛逢着光武皇帝的姊姊湖陽公主。新死了丈夫。光武皇
帝就和湖陽公主大家談論朝裏的臣子。去探他的意思。湖陽
公主道。宋公很威嚴的容貌。和有道德的器識。這是一班臣子
裏頭都沒有。一箇及得他的。光武皇帝聽了。就去對宋弘說道。
俗語說的。做了官。好把貧賤時候的朋友換過了。有了錢。好把
窮苦時候的妻子換過了。這不是人情上都是這箇樣子嗎。宋
弘道。據做臣子的所曉得的。凡是貧賤時候的交好。是不可以
遺忘的。同過甘苦。喫着糟糠的妻子。是不可以離異的。光武皇
帝就對湖陽公主道。這箇事情。是不成功的了。

漢荀巨伯有友臨危
行義代死胡賊班師



巨伯請代

省視也。郡為地方。之區劃。漢仍秦制。以郡統縣。故後人稱府曰郡。掠音略。奪取也。

委釋音解。均見前。

漢荀巨伯遠省友疾。值寇攻郡。友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巨伯所行耶。賊至。巨伯請以身代友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豈可掠有義之邑。遂退去。一郡獲全。大軍所至。一郡皆空。獨巨伯之友。以疾故而不能行。是固萬無生路矣。巨伯不忍獨生而去。則巨伯不亦危乎。乃賊問之。則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其死。賊感其義。竟釋去。義之為用大矣哉。

白話解釋東漢朝的時代。有一箇很重義氣的人。姓荀。名字叫巨伯。有一次他遠遠的去看朋友的病。剛巧遇着強盜們來攻打府城。他的朋友說道。我身體有病。今番只好等着死了。你不妨回家去。荀巨伯對答他的朋友道。我遠遠地來看望你。你就叫我去。敗壞了義氣去求活路。這那裏是巨伯肯做的事呢。後來強盜們到來了。荀巨伯就請求把自己的身體去代替朋友的性命。強盜們聽了。大家互相說道。我們這一班沒有義氣的人。那裏可以來搶奪有義氣的地方呢。就一夥兒大家退去了。滿府城裏的人家。因此都得保全了。

關公大義二嫂同居
秉燭達旦終夜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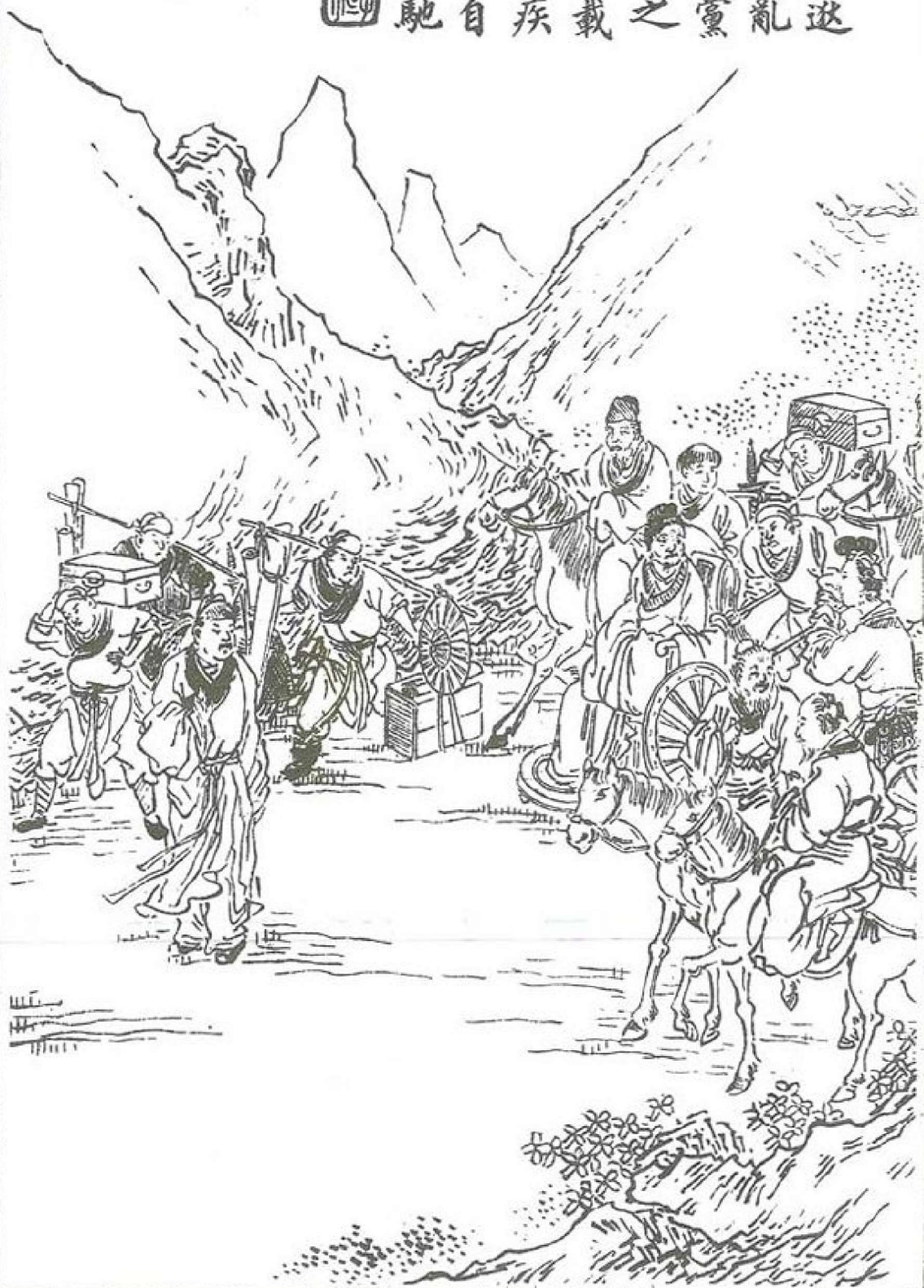
關公秉燭

稠音酬。稠人廣坐。謂人眾多之處。
下邳見前。說音稅。
也。秉音丙。執也。
浩然之氣。正大之氣也。
充滿也。
蠢音春。上聲。愚也。
瞞音滿。平聲。瞞小字。

漢關羽字雲長。先主寢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曹操東征。拔下邳擒羽。使張遼說降。羽表三約。時甘糜二夫人為操所獲。使羽與夫人共居一室。羽秉燭達旦。關公大義參天。古今無兩。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滿於天地之間。卒以扶漢安劉。三分鼎足。先主視如兄弟。而義之所在。侍立追隨。不避艱險。如此蠢爾曹瞞。豈容污以不義耶。秉燭達旦。猶其餘事耳。

百話解釋漢朝末年閒時候。有箇關公。單名是一箇羽。字表字就叫雲長。蜀漢的先主劉備和他睡的時候同牀。和兄弟一樣的看待。可是關公在許多人的面前。總在先主的旁邊鎮日地立着。他跟了先主去周旋一切。無論什麼艱難危險。都是不退避的。有一回曹操帶了軍隊。一直向東方進兵。攻破了下邳地方的城池。把關公捉了去。差了一箇姓張名叫遼的人。去勸他投降。關公就表明了先約定三樁條件。這箇時候。先主的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都給曹操捉住了。就叫關公和二位夫人。在一箇房間裏同住。關公就點燒了蠟燭。手拿了到天明亮。

祖遜避亂親黨共之車載老疾躬自奔馳



祖逖避難

逖音踢。豁蕩謂無拘束也。俠能仗義而扶弱抑強也。賙音周。給也。淮泗即安徽淮泗道之地。刺史見前。釀音噉。以酒酌地也。

考妣為父母之別名。

晉祖逖性豁蕩。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京師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難淮泗。以車馬載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元帝用為刺史。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心。卒盡復晉土。祖逖義舉不勝枚舉。勸督農桑。剋己務施。收葬枯骨。為之祭釀。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泣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卒時百姓如喪考妣。其得人心如此。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又有以父
死稱考。母
死稱妣者。

百話解釋。晉朝時候。有一箇姓祖。名叫逖的人。他的天性是無拘無束。度量很大。錢財看得很輕。喜歡做義俠的事。情。每每到種田人家去的時候。假稱了他哥哥的意思。把穀米和綢布分給貧苦的人。京師裏發生了亂事。祖逖就帶領了親戚和同鄉的人。有幾百家。到淮泗地方去避難。把所有的車子馬匹。都載了那些老年的和生病的人。自己卻是步行着。所帶的藥物和衣服糧食。都和那一班人共有。後來元帝叫他做了刺史。祖逖因為國家的山河破碎。前途很是危險。常常存着振興恢復的心思。終於後來盡數恢復了。晉朝失去的土地。

進之賑濟破產安投救友相與沈淪



子桓
寫

贍音善去聲周也助也聲音磬盡也聲音情落也淪音倫沒劫掠音解均見前充斥眾多也

進之救友

南宋張進之家世富足。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到進之門。相約勿犯。散財救荒。義也。因以貧罄。人所難矣。供奉難友。義也。經時盡誠。則又難矣。墮水救友。義也。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則難之又難矣。舍生取義。我於進之見之。而卒得免死。且以免劫掠之相犯。義聲昭著矣。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有箇姓張名叫進之的。家裏很有錢。遇到了荒年。張進之就把自己的家財分散了。去救濟那同鄉同里的人。因為這箇緣故。家裏就從此窮苦了。可是被他救活的人。卻是很多。有一箇做太守官姓王名叫味之的。朝廷裏要來捉他。他就逃避到張進之的家裏。張進之供奉他。經過許多時候。總是極盡着誠意。極盡着能力。有一次王味之跌在水裏。沈了下去。張進之就跳到水裏去救。那裏曉得大家都沈下去了。過了許多時候。纔得被人家救起。這時候。遍地都是盜賊。搶掠的事情。發生得很多。可是強盜們到了張進之的門口。大家相約着不可走進去。

張謇求妻因貨千疋
令妻遠迎宜其家室

畫師印



張謐求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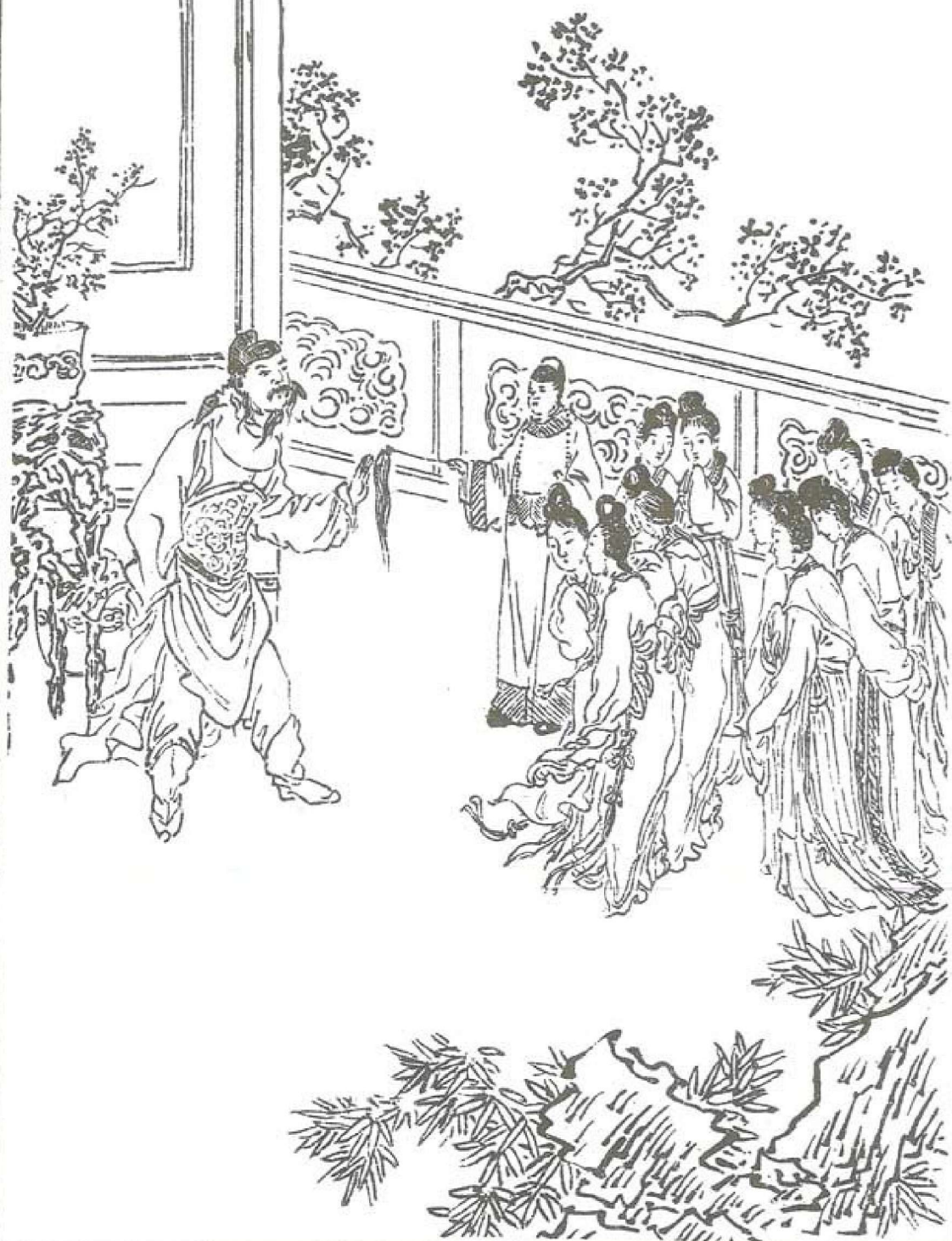
謐音黨。掠，搶掠也。中官，宦官。見後漢書。婢，供使役之人。男曰奴，女曰婢。冀氏，故城在今山西安澤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購，求也。懸賞，尋訪也。垂，將近也。程鵬舉事載二集卷四第十六則。紡績，詳前。

北魏張謐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梳沐。後謐為冀氏刺史。因貨千餘足。購求皇甫文。成帝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重室家之義。皇甫歸。謐令諸妾境上奉迎。程鵬舉失其妻。挾鞋卅餘年以求之。張謐失其妻。因貨千餘足以求之。而其妻一則不解衣。勤紡績。以自贖其身。一則不梳沐。為詐癡。以永保其節。均得破鏡重圓。夫義婦節。後先輝映。可以風薄俗矣。

破鏡重圓。
陳樂昌公
主事。見古
今詩話。
風教化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有箇人。姓張。名叫讜。他的妻子雙姓皇甫的。被人家搶了去。送給宦官的家裏做奴婢。皇甫氏就假裝着癡呆。不肯梳頭。也不肯洗面。後來張讜做了冀氏地方的刺史官。就買辦了一千多尺綢布。去交換皇甫氏。那時候的文成皇帝。見張讜來購求所費的錢用得這樣多。覺得很奇怪。就把皇甫氏引去見皇帝。這時候皇甫氏的年紀快要到六十歲了。文成帝見了說道。原來南方人很有重視家室的義氣呵。等到皇甫氏回來的時候。張讜就叫那一班姨太太。到境上遠遠的去迎接。

蘭根受賞美人歸其父母由義居仁



岐州見前。

宛川或云在安微宣城縣東南。

俘音孚獲也。

界毗連也。

矜音解見前。

撫安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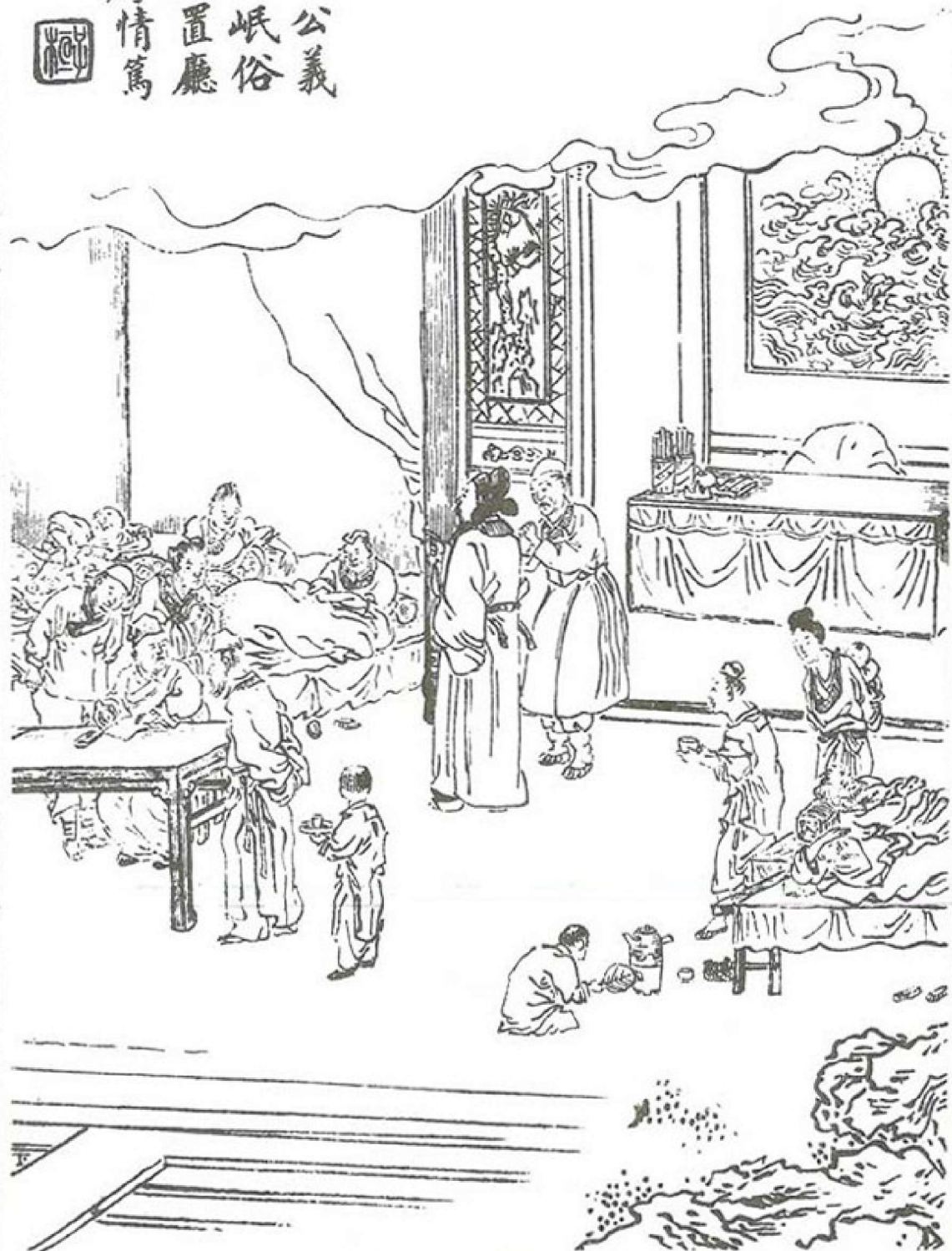
永興今湖南縣名。

蘭根歸美

北魏魏蘭根博學高才。父喪廬墓。毀殆滅性。為岐州刺史。蕭寶寅破宛川。俘美女十人。賞蘭根。根曰：「此縣界於強寇。故附從以救死。官軍至。宜矜而撫之。奈何效賊為虐乎？」悉求其父母而歸之。後封永興侯。好色人之所欲也。況美女十人。皆出於賞乎？第美女皆由俘而來。人之父母失其女。孰不望其得歸乎？蘭根孝義性成。必亦念及於此。故以其縣界強寇。附從救死。矜而撫之。諒而歸之。其陰德動天矣。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朝有箇姓魏名叫蘭根的。學問很博。才情又高。他的父親死了。在墳旁邊搭了一箇茅蓬裏住着守孝。悲傷的了不得。差不多要哭壞了自己的身子。後來做了岐州地方的刺史官。這時候蕭寶寅攻破了宛川地方的城池。擄了十箇美貌的女子。就賞給魏蘭根了。魏蘭根說道。這箇縣城。因為在強盜的境界裏。他們不得已附合了強盜。來救自己的性命。一旦望着官兵到了。應當可憐他們。撫恤他們纔好。為什麼反而學了強盜們的行為。去做那虐待人民的事呢。就去訪求那美女的父母們來。盡數叫他們各自領了回去。後來魏蘭根一直封到了永興地方的侯爵。

慈母公義
欲變岷俗
與病置廳
拊摩情篤



岷州即今甘肅岷縣

療音料治病也
相染相互傳染也
殆危也

公義變俗

隋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合家避之。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命凡有疾者。悉輿置廳事。迎醫療之。俟愈。召其家人親族。諭之曰。設若相染。吾殆矣。眾感泣。此風遂革。合境呼為慈母。

許止淨謂疫固有傳染者。然棄之不顧。孝義道絕。則良心先死矣。何若盡看護之責。以死生聽之天命。為心安理得也。公義盡將病者。迎置廳事。而已亦無恙。豈非疾病雖有傳染。而死生終有天命耶。

百話解釋。隋朝時候。有箇辛公義。做了岷州地方的刺史。官。可是岷州地方的風俗。每逢一家人家。家裏有一箇人生了疫病。全家的人都避了開去。孝義的大道理。都沒有了。凡是生病的人。因為沒有人去服侍。所以多半是死了的。辛公義要想改變這箇壞風俗。就下了一箇命令。凡是有病的人。都用轎子擡到衙門裏大廳上來。再叫了醫生來替他醫治。等他病好了。辛公義就叫了他的家裏人。和他親族的人來。對他們說道。假若疫病要傳染。那末我一定死了。於是一班人很感激地哭了。這箇壞風俗。因此纔得革除了。合境裏的百姓。都稱呼辛公義叫做慈母。

元振博濟
練者乞資
不問姓氏
盡數與之



元振名震。
以字行。
縗服音解。
見前。
寔音寔。
葬。
下棺也。
吝惜也。
夷夷狄。
夏華夏。
代見前。

元振濟窆

唐郭元振年十六為太學生。適其家寄資錢四十萬。有縗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遷窆。乏於資財。求相濟。元振不問姓氏。悉與之。無少吝。及長為官。善撫御。夷夏畏慕。後封代國公。

元振賢乎哉。年僅十六耳。且其家所送之資錢有四十萬之多。雖縗服者五世未葬。各在一方。同時遷窆。亦不需如此之多。且縗服者亦不冀其全助也。而竟如數與之。且不問其姓氏。尤為人所難能。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箇郭元振。年紀十六歲的時候。在太學裏讀書。這時候剛巧他的家裏帶來了四十萬文錢。給他做零碎用度。有一箇穿了喪服的人。到郭元振的門口請求着道。我家裏五代的靈柩。都沒有安葬好。散處在各地地方。現在要想遷來安葬。可是沒有錢。所以特地向先生來請求救濟。郭元振也不問他姓甚名誰。就把家裏寄出來的四十萬文錢。盡數給了這箇穿喪服的人。一些兒也沒有吝惜的臉色。等到後來郭元振年紀長大了。做了官。善於撫恤人民。和駕御下屬。所以無論本國人。外國人。都畏懼他。羨慕他。後來封到了代國公。

漢賓惠人
善政感物
降神喪葬
婚嫁博濟
惠人



漢賓惠人

潞州。即今山西長治縣。
晉州。平陽。即今山西臨汾縣治。
曹。治事之官署也。
四封。猶言四境。
稔。音杜。穀熟也。
塋。音營。塋兆。墓地也。
沛。然雨盛貌。

後梁朱漢賓為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在曹日。飛蝗出境。臨平陽遇旱。親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及還鄉。親舊淪沒者。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斂。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惠而不知為政。則其惠猶未廣也。若朱漢賓善政所致。飛蝗為之出境。甘霖為之沛然。豈得謂神明無靈乎。至其助人塋兆。助人婚嫁。見義必為。存亡均感。宜其福壽兼全。子孫繼起也。

白話解釋五代時候。後梁朝有一箇人。姓朱。名叫漢賓。先做了潞州地方的節度使。後來又調到晉州地方去。叫他鎮住晉州的。每逢他住在這箇地方的衙門裏。那末這箇地方稻田裏的蝗蟲。就都飛出他所治理的境界。他到了平陽地方的時候。剛剛逢着天旱。他就親自在龍子祠裏禱告。果然不。到一天工夫。田裏的雨。就下得很足了。四境收穫的年成。非常的大熟。等到朱漢賓告老還鄉。他的親戚故舊家裏窮苦的人。有辦不起喪葬的。就給他們棺木具殮。有辦不起婚嫁事情的。就幫助他們錢財。凡是受着他恩惠的。竟有好幾百家人家。那一郡裏的人。都很稱美他的義氣。

查道童年畫地為第
資斧助喪且為擇壻



哀音杯聚也。遺音解見前。鬻音育。賣也。傾謂盡其所有也。質押以貨錢也。號讀如號。號州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歎音慊。歲不豐登也。

查道博施

宋查道幼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寡。長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遺。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查道知號州時。歲歉。出積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飢者。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得。輒散施親戚。與人交多周給。其博施濟眾之懷。胎於兒時。成人之美。全始全終。故曰：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百話解釋宋朝有箇姓查名道的人。幼小的時候就在地上畫着一所大房子。說道這箇屋子是應當去分給贍養那些沒有父母和沒有了丈夫的人。長大了要去上京考試。可是家裏沒有錢。不能夠上路。他的親戚和族裏的人就大家集合了三萬文錢。去送給他做費用。路過他父親的朋友呂翁的家裏。剛剛呂翁死了。家裏窮得很。不能夠安葬。想把女兒賣去了。去辦喪事。查道就把所有的錢盡數給了呂家。并且替呂家的女兒選擇了一箇女婿。另外用了錢把他出嫁了。查道又有一箇老朋友死了。家裏非常的窮苦。把女兒押了錢。給人家做了鬟了。查道又替他贖了回來。

宋范仲淹
千畝義田
以濟羣族
衣食賴焉



仲淹義田

宋范仲淹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喪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公少孤貧。以天下為己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為政仁厚。所至有恩。民皆畫像立生祠。義田之置。祇以贍族。然已無人能及。

負郭謂距城郭甚近也。見史記蘇秦傳。常稔常熟之謂也。贍助也。給也。餘詳前主計掌管財賦也。出音吹。去聲。出納財物之付出收入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一箇名臣。姓范。名字叫仲淹。他的平生做人。最喜歡救濟人家的窮苦。凡是他的親近又貧窮的人。和疏遠的裏面有賢良的人。他一定都給他們錢用。當他做大官的時候。買了近城的好田一千畝。稱他做義田。去贍養和救濟他自族裏的許多人。每天有飯食給他們喫。每年有衣服給他們穿。凡是有嫁女兒的。娶媳婦的。或是有亡故的。有安葬的。種種事情。都有錢貼補他們。并且選擇了他族裏年長又賢良的人。去管理這件事。一切銀錢的付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時候。

袁昇買妻
義而歸之
不求聘禮
復贈餘貲



資貨財也。
臨安今浙
江縣名。

橐音拓。無
底之囊也。

妬與妒同。

翌音翼。翌
年明年也。

袁昇還妾

宋袁昇五旬無子。其妻具資。囑往臨安買妾。妾有憂色。問之。泣曰。妾固趙知府女。父歿家貧。母鬻妾為歸葬計耳。昇卽送還。不索聘財。復以橐中資贈之而歸。妻迎問妾安在。告以故。妻喜。明年生子韶。後為顯官。昇之義無論矣。而其妻之賢亦莫及也。入宮見妬女子。常情。昇妻乃自具資。囑夫買妾。歸時復躬自迎問。得其故。則喜而慰之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夫義妻賢。無怪翌年卽得貴子也。

百話解釋宋朝有箇袁昇。年紀五十歲了。還沒有兒子。他的老婆具備了銀錢。叫他到臨安地方去買一箇小老婆。袁昇就去買了一箇女子。可是那箇女子的臉上。很有憂愁的樣子。袁昇就問那箇女子。爲了什麼緣故。這樣的憂愁。那箇女子哭着道。我原來是趙知府的女兒。因為父親死了。家裏窮得很。所以母親把我賣了。得了這筆錢。可以歸葬父親了。袁昇聽了這一番話。就把那箇女子送了回去。不但向他們討還聘錢。並且又另外把自己袋裏餘賸的錢。資助他們。袁昇回到家裏。他的老婆就迎着他。問買來的小老婆在那裏。袁昇就把這件事的原委告知了。他的老婆也覺得很高興。說他心腸好。一定會有兒子的。果然第二年。就生了一箇兒子。名叫袁韶。後來袁韶做了很大的官。



宋張孝基受岳家貴屢試其子悉以歸之



孝基還財

不肖不賢也。不似也。悉皆也。盡也。

灌園見前。管庫司庫也。見禮記檀弓篇。

嵩山中岳之名。在河南登封縣。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祇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死。悉以家財付孝基。後其子為丐。孝基見之。問曰。汝能灌園乎。曰能。因使灌園。頗自力。復問曰。能管庫乎。曰能。更覺淳謹。孝基遂以其父財產悉歸之。富人因子不肖。以家財付孝基。但望其能治後事。保遺產。歲時致祭足矣。孝基乃召其子。試以灌園。再試以管庫。審其能承父業。悉以歸之。後其子卒為善士。行義若此。此其所以得為嵩山之神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的張孝基。娶了同里富人家的女兒做妻子。那箇富翁只有一箇兒子。卻是品行很不好。那箇富翁就把兒子趕出了家。富翁死的時候。把全部份的家產都付給了張孝基。後來富翁的兒子流落了。做了叫化子。有一回張孝基遇見了。就問他道。你能夠不能夠耕種園地呢。他回答道。能夠的。張孝基就叫他去耕種園地。見他很勤力的耕作。張孝基就再問他道。你能夠不能夠管理庫房呢。他又回答道。能夠的。張孝基就叫他管了庫房。以後他越加淳厚謹慎。很勤儉的可靠了。張孝基就把他父親所有的家私統統還給他了。

宋文天祥泣王勤惟義是盡衣帶名楊



勤王兵以
兵救援王
室也。本左
氏傳。
自若如常
鎮定也。
成仁本論
語孔子殺
身成仁句。
取義本孟
子舍生取
義句。

從容舒緩
貌。

天祥衣帶

宋文天祥勤王兵敗為元所獲。元主聞其賢召見。問何所願。對曰。宋既亡。願賜一死足矣。臨刑顏色自若。其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信國公忠孝兼全。惟義是盡。友不得而止之。元帥張宏範不得而屈之。元相索羅亦不得而降之。元主知終不可屈。且將釋之。而天祥視死如歸。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錄之以為天下後世法。

百話解釋。宋朝末年間。文天祥起了一枝義兵。來救王家。打了敗仗。給元朝兵捉住了。因為文天祥是一箇大忠臣。當時很有名氣。元朝的君主也曉得他的賢良。就召他去見。問他願意怎麼樣。文天祥就回答道。宋朝既然亡了。我心裏所願意的。只是一箇死。你只要給我死。那我就心滿意足了。文天祥臨死的時候。他的臉色很自然。他的衣帶裏有一首贊。贊裏面說。孔夫子說的殺身成仁。孟夫子說的舍生取義。因為這箇義氣能夠盡到極點。所以那箇仁心也就到了極點了。讀了聖賢人的書。究竟學了些什麼事。我到了今天以後。纔勉強可以說得沒有慚愧了。



宋有劉濠
翰林掌書
欲燬黨籍
自焚其廬



劉濠焚宅

掌書司書
記也。
義旅仗義
救國之兵。
使去聲。指
受命治黨
之人。

冥冥中。指
天而言。

宋劉濠為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燬。使者計無所出。乃為更其籍。連染者皆免。曾孫基佐明太祖滅元。封誠意伯。人謂祖德所致。宋末如林融之倡義者多矣。惜皆事敗。不見成。而反貽累。劉濠欲燬黨籍。不惜自焚其廬。用心良苦。而人皆陰受其惠。所謂大德不德也。其曾孫以祖德所延。大光門閭。卒以滅元。冥冥中報施不爽爾。

報施不爽。
猶言報應
不錯。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劉濠在翰林院裏做着掌書官。後來宋朝亡了。劉濠的同縣人姓林名融的。起了一枝義兵。可是事情失敗了。元朝就差人用簿子把林融同黨的人記了起來。裏面牽連進去的人很多。那箇差人路過劉濠的家裏。就在他家裏寄宿了。劉濠看見牽連的人這樣多。就心裏想了一箇計策。用酒把差人灌醉了。又放了一把火。把自己房子燒掉了。於是這箇人名的簿籍也燒燬在裏頭。那箇差人沒有辦法。就另外造了一種簿籍。因此牽連的人都得免了。後來劉濠的曾孫名叫劉基。幫了明太祖滅了元朝。打平天下。封了誠意伯的爵位。人家都說這是祖上的積德。所以能夠發達的。

遺民唐珏忠義滿懷
宋陵暴露密葬遺骸



珣音覺。攢音攢。攢宮在今浙江紹興縣東三十里。有宋六陵遺址。發掘之也。陵漢代以來稱天子之墳曰陵。暴音寬。入聲。暴露在野也。函盒也。貨瘞負郭音解均見前。頃百畝也。

唐珣收骸

宋唐珣字玉潛。時**元**僧楊璉真加利**宋**攢宮金玉。發諸陵及大臣墓。珣痛憤。乃貸家具為酒食。陰召諸少年。泣曰。吾不忍陵骨暴露。已造六石函。刻紀年一字為號。眾如珣言。夜取遺骸。葬蘭亭山後。聞者義之。唐珣忠義動天地。命中本貧。無妻子。乃以貸家具瘞諸帝骨。袁俊齋聞之。稱其為天下義士。拜為其子之師。并為料理婚娶。買負郭田三頃。後生丈夫子三。一如上元之夢。天亦報其勇於為義爾。

上元之夢。即珏於次年上元夢王者諭以妻子田地之報。

白話解釋宋朝亡了。浙江山陰縣地方有箇義士。姓唐名珏。表字玉潛。這時候元朝的和尚叫楊璉真加的。貪慕宋朝皇帝墳裏面的金玉寶貝。因此就把所有皇帝皇后的陵和大臣們的墳墓。統統掘開了。唐珏見了這件事。心裏非常痛恨。就把家裏的家具都賣掉了。用了這筆錢。辦了酒飯。暗地裏把青年們招了來。流着眼淚。對他們說。我因為不忍見皇帝們的骨頭暴露。露着。所以已經造了六箇石匣子。在匣子上面刻了皇帝年號一箇字做記號。免得混亂。一班人照着唐珏的說話做了。在一箇晚上。把皇帝們的骸骨取了來。放在石匣子裏。再葬在蘭亭山的後面。得知了這樁事的人。都稱美他的義氣。

張桓被獲
擁見渠魁
抗論逆順
百折不回



張桓詈盜

汝寧，今河南汝南縣。
襲，見前。
渠魁，猶言首領。
搢，抗音解，均詳前。
摔，音率。
折腰，謂拜也。語義本晉書陶潛傳。

〔元〕張桓字彥成，汝寧盜起，襲獲桓，羅拜請為帥，勿聽。擁至渠魁前，桓趨據榻坐，與抗論逆順，其徒摔桓起，跪桓，詈叱厲聲，且屢唾賊，賊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曰：「吾豈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遂被殺。順逆之分，即義與不義之別也。山賊久知桓名，特襲獲，因拜請為帥，豈不可乘機利導，使入於義乎？乃避不義之嫌，竟與其渠魁抗論逆順，賊欲得其一揖而甯死不可，賊稱張御史真鐵漢，不亦宜乎？

白話解釋元朝時候。有一箇姓張名叫桓的人。表字就叫彥成。汝寧地方發生了強盜。這班強盜們。乘張桓沒有防備的當兒。把他捉了去。大家團團的圍拜着。要請他做元帥。張桓不肯答應。強盜們又把他蜂擁到強盜頭兒的面前。張桓就走過去。在一隻榻子上坐下了。和強盜的頭兒辯論着順逆的大道理。強盜頭兒的手下人。把張桓拉下去跪了。張桓大聲地罵着。並且屢次用口涎去唾那強盜。這時候。強盜們還不忍殺他。就對他說。你只要行一箇長揖的禮。也就饒你的死。張桓說道。我那裏肯聽你的誘惑和壓迫。來向你行禮呢。於是就被強盜們殺死了。

韓文請餉
生死為輕
負罪發廩
米價以平



琦音奇。

南京。即今
新都江寧

縣。

兵部尚書。

掌武職。詮

選簡。覈軍

實之官。猶

今陸軍部

長也。

稷音沁。陰

陽氣相侵

也。

翔踴。猶言

飛漲。

戶部見前。

難拒也。

廩藏米之

韓文救荒

明韓文**宋**韓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
 至其家。故名曰文。歷官南京兵部尚書。歲稷。米價翔
 踴。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
 有罪吾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米價為平。
 人當凶歲。米穀歉收。巨富奸商。若居奇貨。以待高
 價。不義孰甚。韓文請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則自
 願受罪。竟發廩十六萬。米價因是以平。其真心救
 荒如是。宜其享耄耋之年。親見諸子貴顯也。

倉也。
耄耄音帽
迭八九十
歲也。見禮
記曲禮上。

八德須知初集 義 韓文救荒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姓韓單名叫一箇文字的人就是〔宋〕朝有名宰相韓琦的後代。他生下來的时候他的父親做夢看見一箇着了紫色衣服的人抱了文彥博到他家裏來。所以替他取箇名字叫作文。後來累次做官陞到南京的兵部尚書。逢着那一年陰陽兩氣不和調。年成荒歉。米價飛漲得很高的時候。韓文就要請求預先發三箇月軍餉去壓平米價。戶部裏的人不肯。韓文說道。救荒如救火一樣。是急不可緩的。假使有了罪。我就一箇人承當好了。於是即刻發了倉米十六萬。果然米價頃刻平了。

老僕阿寄
艱苦不辭
經商教子
婚嫁如儀



邵子桓

析產分折
財產也

畫策猶言
計劃也
營生謀生
活也

廝養賤役
也

激感動奮
發也

善刀而藏
本莊子喻
懷才不用
也

阿寄報主

明阿寄徐氏僕也。徐氏析產。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年五十六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益。寄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歷二十年。積資鉅萬。且為延師教子。婚嫁皆如禮焉。許止淨謂阿寄具絕大理財本領。而屈身廝養。主人輩視之。牛馬不若。倘非寡婦一泣。激其義勇。自獻。豈不將終其身。善刀而藏。老死於雞棲豕柵間耶。是知古今來。埋沒於庸耳俗目中者多矣。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名字叫阿寄的。是徐姓家裏的底下人。徐家弟兄們分家的時候。大房裏分得一匹馬。二房裏分得一隻牛。小房裏丈夫已經亡故了。寡婦分得了阿寄。這時候阿寄的年紀已經五十六歲了。寡婦就哭着說。馬是可以騎坐出門的。牛是可以耕種水田的。只有我分得了年老的用人。有什麼益處呢。阿寄聽了說道。主人說我及不來牛和馬嗎。就替主人籌劃了計策去做生意。過了二十箇年頭。就積蓄得有動萬兩的銀子了。並且替主人請了一箇教書的先生來。教小孩們讀書寫字。一切婚男嫁女的事務。都照着舊規矩做。絲毫也不缺少的。

緒餘

誼漢書義
多作誼

斷音鍛裁
決也

見得思義
以下除義
人之正路
句為孟子
外餘皆屬
論語
上與尚通

夫義德之宜也。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古者書儀為義。書義為誼。義之本訓。謂禮容威儀出於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謂仁必及人。義必由中。斷制也。从羊與善美同意。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故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義人之正路也。行義以達其道。則無往而不咸宜矣。

公元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恭印伍佰套

德育課本

初集
第三冊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同證無上道

倡印者：淨

空

老

法

師

印贈者：三

重

淨

宗

學

會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重陽路一段120巷24號3樓

電話：(〇二)二九八三〇九三六

傳真：(〇二)八九八三六一七九

淨空老法師 <http://www.amtb.org.tw>

影音版網址 <http://www.amtb-dba.org>

承印者：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9號3樓

電話：(〇二)二二四六九九二八

《免費贈送·敬請愛護珍惜·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